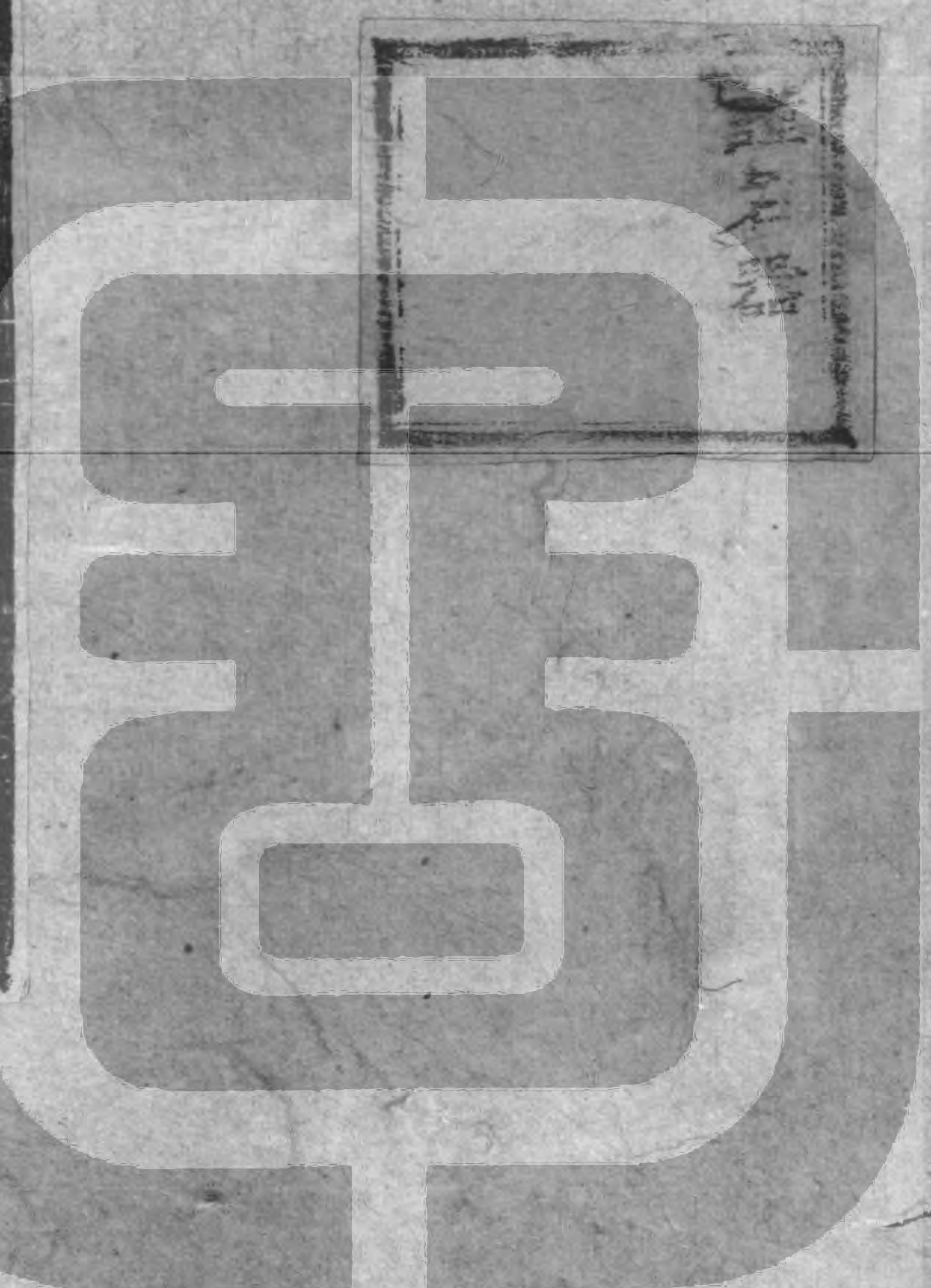


6244
:87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九十七
之一百九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七

謹名器

周襄王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禮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毋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東漢順帝漢安中。梁冀子第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大司農杜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與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官者微尊。蓋帶無功之綏。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賈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

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桓帝延熹七年。南巡園陵。特詔太尉楊秉從。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
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
星。名為郎位。八奉宿衛。出牧百姓。臯陶誠虞。在於官人。頃者道路拜
除。息加堅隸。壽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穆穆清
朝。遠近莫觀。宜剖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

桓帝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光祿勳陳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
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人君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
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無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
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關隴錄河南尹鄧禹。萬世父尊之微功。更壽
尚書。今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置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
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之內。侯者數人。故驛象失度。陰

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因
是而止。又比年收歛。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
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
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且
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
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今天下之論。皆
謂獄由怨起。壽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得失。
擇從忠善。凡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
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萬世
南鄉侯。

靈帝時。尚書令陽球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為鴻都
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

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筭小人。悞感世感。附託權豪。佞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魏文帝召蔣濟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至。帝問以所聞見。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忽然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作威作福。書之明戒。天子無戲言。惟陛下裁之。帝即追取前詔。

帝欲追封武宣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章制。當永為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為後式。

晉懷帝永嘉末。丹陽太守輔國將軍王導上書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為耻辱。天官混雜。朝望頽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創亂源。饗竊名位。取素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

成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內外皆奉詔。侍中顧和獨上疏。以為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勲。第舍供給。擬於戚屬。恩澤所加。已為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以。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為平氏。

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軌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從之。

宋孝武帝時。江夏王義恭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曰。臣聞僧懸有數等級異儀。珮笏有制。卑高殊序。斯蓋上哲之洪基。範世之明訓。而時至彌留。物無不弊。僭侈由俗。軌度非古。晉代東徙。舊法淪落。侯牧典章。稍與事廣。名實一差。難以卒變。章服崇濫。多歷年所。今擬擬更造。皇風載新。耗弊未充。百用思約。宜備品式之律。以定損厭之條。臣等地居枝昵。位參台輔。遵正之首。請以爵先。致貶之端。宜從威始。輒因暇日。共參愚懷。應加省易。謹陳九事。雖懼匪忠。庶竭微款。伏願陛下聽覽之餘。薄垂昭納。則上下相安。表裏和穆矣。詔付外詳。有司奏曰。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誡。是以高方所制。漢有嚴律。諸侯竊服。雖親必罪。降于頃世。下僭滋極。器服表飾。樂舞音容。

通于王公。達于衆庶。上下無辨。民志靡一。義恭所陳。是九禮度。九條之格。猶有未盡。謹共附益。凡二十四條。詔可。

後魏孝文帝初即位。將遷顯祖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之官。例皆賜爵。今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羣臣咸以為宜依舊事。祕書令程駿獨以為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為帝王所貴。山河為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必當屬有命於大君之辰。展心力於戰謀之日。然後可以應茅土之錫。未見預事於宗廟。而獲賞於疆土。徒見晉鄭之后。以夾輔為至勳。吳鄧之儔。以征伐為重績。周漢既無文於遠代。魏晉亦靡記於往年。自皇道開符。乾業創統。務高三五之規。思隆百王之軌。罰頗減古。賞實增昔。時因神主改祔。清廟致肅。而授拜司以九品之命。顯執事以五等之名。雖復帝王制作。弗相公棄。然當時恩澤。豈足為長世之軌乎。乖衆之愆。伏待罪譴。書奏從之。

宣武帝時天大旱。司徒高肇擅錄囚徒欲以收衆心。清河王悰言於帝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漸。不可瀆也。減膳錄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帝遂詔尚書與羣司鞠理獄訟。

明帝時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議贈相國太上秦公。諫議大夫張普惠力陳其不可。會聞胡家穿墻下墳有磐石。乃密表曰。臣聞優名實位。三者之所光錫。尊君愛親。臣子所以慎終。必使勲績相伴。號秩相可。然後能顯揚當時。傳徽萬代者矣。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載育至尊。母儀四海。近樞克唯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寔假鑿鑿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東。何者。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故曰。夫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坤不可並大。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明君臣不可並上。伏見詔書以司徒為太上秦公。夫人為太上秦君。夫人蒙號於前。司徒繫之於後。尊光之美盛矣。竊惟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尊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勅下。蓋取三從之道。迷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之為太上。恐乖繫勅之意。春秋傳曰。葬稱公子。辭明不可復加上也。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司徒位尊屬重。必當配享先朝。若稱太上以為臣以事太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漢祖創有天下。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者之事。晉有小子侯尚曰。僭之於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於帝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不可以

盈故受之以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故受之以井。比。尅。卜定兆。而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伏願回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請。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畏困上之鑒。邀謙光之福。則天下幸甚。

唐高祖以舞工安叱奴為散騎常侍。禮部尚書李綱諫曰。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廁於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人衣。齊高緯封曾妙達為王。以安馬駒開府。有國家者。可為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未及徧。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立品。趨丹地。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

太宗貞觀中。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

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上與。卑雜類。韋縠提斛斯正。無它才。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被高爵。與外廷朝會。駟豎倡子。鳴玉曳履。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為伍也。帝善其言。

中宗以方士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靖能為國子祭酒。侍中桓彥範執不可。帝曰。夢已用之。不可止。彥範曰。陛下始復位。制詔軍國。皆用貞觀故事。貞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監。以孔穎達為祭酒。如普思等。方伎猥下。安足繼蹤前烈。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也。

睿宗景雲中。柳澤為右率府總管。睿以中宗時。長寧宣城安定諸公。喜及后女弟昭容上官。與其母鄭高宮。紫龍西夫人趙。及姻聯數

十族皆能降墨教授官號斜封及姚元崇宋璟而政白罷斜封官數千員元崇等罷去太平公主盡廢之澤諳關上疏曰臣聞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故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非治安之宜臣竊見神龍以來綱紀大壞內之龍專命外廢制權因貴憑勢貴官鬻爵妃主之門同商賈然舉選之要有若闐闐然屠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姦冒進天下溷亂幾危社稷賴陛下聰明神武拯溺舉墜耳目所親豈可忘鑒誠哉且斜封官者皆僕妾私謁迷謬先帝豈盡先帝意邪陛下即位之初用元崇等計悉以停廢今又收用之若斜封之人不可棄邪常月將燕欽融不應襲贈李多祚鄭克義不容盪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能忍於彼使善惡混并反覆相攻道人以非勸人以僻今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胡僧慧範以此誤陛下故語曰姚宋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流近致遠積小為大累微成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又言尚醫奉御彭君慶以巫覡小伎超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人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罰之惟陛下裁察焉

玄宗時李林甫無學術見中書令張九齡文雅為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于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功賞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選有德望者為之仙客河湟一使與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

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
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史。
目不知書。韓信准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
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
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

德宗興元中。駕幸梁州。詔翰林學士陸贄曰。朕自發洋州。已來。累路
百姓進獻菓子。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
否。贄上狀曰。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功勳才德
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可輕。輕用之。則是壞
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
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
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為賜。足彰行幸之恩。饋以酬官。恐非令典。

帝復令欽淑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贄。贄奉宣旨曰。朕所
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
妨。贄又奏曰。臣愚以謂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
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
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紊。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未如之
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
羯乘釁。遂亂中原。遣戍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
賞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
普施於輿皂。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
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為試官虛
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倘有是言。倘或謂之信然。臣竊
以為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

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眾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為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夫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駁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

呂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勳勳者。又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金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菓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菓矣。瓜菓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且是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虛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為無損於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勳。曷用為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勳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幣藏皆匱。固不克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為國。且桓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

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有不可。固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

時又有旨與贊云。地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令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以卿等昨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穩便贊。又上奏曰。陛下惠霑執御。仁洽庶寮。念隨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銜恩。睿旨淹詳。復詢庸賤。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省何如。屬當下問。臣若自貪榮號。傍懼怨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鑒何。是以不察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任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懸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效廢。名浮於行。則瀆冒之弊興。一足以掩

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勲。特賜功臣之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需。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圍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或彼貴我。抑惟常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竊自揆量。猶知不可。而况於公議乎。况於介冑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况該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釁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誇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為難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

曰公器亦為爭端。數之至精。猶患相軋。或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定。乃論功勳。有蕭曹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畧。倬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刀筆文吏。諸將不服。頗相訐揚。乃至攘袂指天。援劍擊柱。偶語謀反。誣譖公寃。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讎。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誚。僕有節効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績用。例徇驅馳。且僕賦于甄錄。非晚。

贄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上奏曰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甚得衆心若更淹遲却恐事不穩便今商量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節度例便從內出萬榮須與改官卿等即商量進來者臣性習儒頑藝識空乏辱當獎任待罪

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致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蹙跌之不虞擇安地而寘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非所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亦難矣劉士寧窮兇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閉城拒逐為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微求之情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操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繞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且選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焉盈不悖則敗悖謂犯上敗謂傾軍俱為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遷加寵

命務。歷貪求。曲示保持。冀消凶慝。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名。樂之則反側而益疑。善之則缺望而肆惡。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況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恒恐見畱。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喪師蹙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終能殿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材。處非所宜。不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說體迂闊。有異軍機。引喻乖疎。不同事實。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敗之跡。皆陛下之所經見者。以為殷鑒。惟陛下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鎮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脩。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南控淮浙。北輔榮瀍。殷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於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為利宜斯。

謂大矣。及神功入覲。遣屬不還。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知神玉才不勝任。排衆議而竟授之。既而維御無方。經略失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委三軍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轉輸所經塗路。亟阻。此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墮之才。其為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玄佐驅擻巨猾。底復大梁。即鎮如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氓。畢力竭誠以揚丕烈。然而號令由已。部屬畏威。緝脩戎旅。振耀聲勢。遠邇談矚。且為元軍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玄佐歿。朝廷命吳湊代之。士寧竟頑。輒敢毗睚。素非得衆。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務容養。適使姦徒得計。庸堅作狂。但肆醜厲之詞。豈懷任置之惠。運路幾絕。生人重殘。毅然坦翰之軍。鞫為汙染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立而取。誰曰

不然。邀取而除。孰為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畜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英主御天下長筭遠慮之計也。且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覷之心。聖人所以興敬讓而服暴強。禮達而分定。故也。假使士寧為將。慢上虐人。萬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棄而違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廢其位。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夜群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者所逐士寧。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况又待之不一。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初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違於逆順之

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即變者。皆為萬榮所誘。許其賞給貨財。且相服從。以俟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為軍旅所愛信者。命為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使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眾知保安。人且懷惠。倉此助亂。更將何求。揆其人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為。三軍既自離心。列城又不為援。緣其迫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為虜。而欲受其邀致。臣雖屢法。竊有未安。昨因希顏宣旨却理。已與趙憬等同附口奏。展轉申吐。慮多闕遺。臣更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此。不勝拳拳懇懇。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即與趙憬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其作條件聞奏。儻後事有愆。素臣請受敗撓之罪。

德宗初。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時實文

場為護軍中尉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奏曰。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耶。遂為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衣緋者無幾。輔國以來。始墮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賜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上謂絪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

憲宗時。翰林學士李絳上奏曰。臣謹案守謙密言。聖恩商量以昭義兵馬使烏重衡部署軍中。事不獲已。須與節度使。有臣竊以此處置。實非所宜。比者以從史受命。不由朝廷。遂至牛彼邪心。致茲惡跡。今重衡驅逐從史。忽領旌旄。兩河聞知。必生怨望。謂陛下密以官爵誘其將校。逐其主帥。人情雖愜。國體已傷。若以重衡主兵。勢須使與。即是威福不在朝廷。於事體之間。與從史何異。議者若云。重衡見亡權心不受制。臣觀事勢。實是恐不然。何者。伏緣從史懷惡蓄奸。調上違命。

所以重衡得仗義。獻款以順為名。其眾遂伏。今重衡若不顧憲章。以力取位。即其同列。寧息偏辭。黨失眾心。前事豈遠。以此事理。必無異圖。縱軍中有狀。請與重衡。此時之事。必非忠心。其流輩既多。當不願重衡獨得。別與一鎮。少愜眾心。伏望聖恩。先令密諭重衡。授以河陽節度使。除元陽澤潞節度使。則人情大伏。國體得全。且重衡忽自軍將校。授以河陽。校於行間。恩生望外。豈於此際。更有遲延。棄義虧忠。遣福取禍。雖至愚下。亦必不然。元陽功效素高。公望又積。澤潞接近。久亦承風。今若除授。便徑入潞府。慰勞將士家口。卹其貧乏。各使安存。三軍聞知。自然感悅。重衡既得方鎮。元陽又愜人心。如此處置。必無差誤。機事可惜。實所痛心。感柄一失。豈可復得。伏望聖恩。不以臣愚昧。特賜省覽。斷自宸慮。成此聖功。輒敢獻陳。

憲宗時。河東王鐔將加平章事。左拾遺白居易以為宰相天下具瞻。

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錡誅求百計。不卹彫瘵。所得財。既為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與宰相諸節度私計。曰。誰不如錡。爭哀割生人以求所欲。與之則綱紀大壞。不與則有厚薄。事一失。不可復追。

宣宗時。中書門下奏諫官闕員請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未聞。足矣。久之。出叢為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曰。臣所服緋。刺史所惜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徙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上重翰林學士。然遷官必按歲月。以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中。

宣宗嘗救補醫工劉集為場官。鹽鐵轉運使柳仲郢上言曰。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任銅鹽。何以課其殿最。且場官賤品。非特收所宜親。上遽賜絹遺之。他日見仲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有疾。醫工梁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但敷月給錢三十緡而已。

時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微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伸對曰。亂則未亂。但僥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日。異日不復得。獨對知矣。伸不諭。尋拜伸為同平章事。

懿宗時。優人李可及能新聲。自度曲。辭調悽折。同昌公主喪畢。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為帝造曲。曰歎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襖。飾刻畫魚龍地衣。度用繒五千。倚曲作辭。哀思裴回。聞者皆涕下。帝以為天下之至悲。可及憑恩橫甚。帝欲擢為威衛將軍。中書侍郎曹確諫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假使技出等夷。止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者並肩立。同坐席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

固爭卒授光州長史。今以可及位將軍。其如太宗之今何。臣以為不可。帝不聽。

宋真宗即位初。右司諫孫何上言曰。伏見國家撫有多方。並建衆職。外則郡將通守。朝士代行。閔征權酷。使者燕掌。下至幕府。職掾之微。或自朝廷。選補而授。用人既廣。推擇難精。貢部上名。動踰千計。門資入仕。亦及百人。稍著職勞。即升京秩。將命而出。冗長尤多。每躬祀園立。誕敷霈澤。無賢不肖。並許叙遷。至使評事寺丞。纔數載。而通閩籍。贊善洗馬。不十年。而登臺郎。竊計今之班簿。臺省官寺。凡八百員。玉石混淆。名品猥濫。異夫虞書考績。周官計治之法也。有唐舊制。郊禋慶宥。但進階勳而已。今若十年之內。肆赦相仍。必恐京僚過於胥徒。朝臣多於州縣。豈惟連車平斗之刺。亦有敗材假器之失。况祿廩所賦。皆自地征。所來須從。民力何心空竭。

公藏附益斯人。已授者。股削既難。未遷者。防閑宜峻。古人所謂損無用之費。罷不急之官。正在此也。伏願特降詔書。自今郊祀羣官一例不得遷陟。必若績用有聞。才名夙著。自可待之不次。豈俟歷階而升。至於省併吏員。上繫與奪。特左司諫耿望亦以為然。故咸平二年。親郊。止加階勳。命有司考其殿最。而黜陟之。然三年差進受代。率皆考課引對。多獲進改。罕有退黜。而官籍浸增矣。

真宗時。右正言夏竦進策曰。臣聞周官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蓋爵以待賢。祿以待庸。賢不及爵。爵非其賢。則民媿。庸不及祿。祿非其庸。則民情媿。則廢德。情則無功。故先王重車服。慎名器。崇德報功。以教天下。國家鑒三代典章。采漢唐故事。文質彬彬。不遠中道。在於授受。猶有所疑。何則。王者撥亂反正。自家刑國。賢哲並起。攀龍附鳳。及其功成治定。猶議賢而封。計庸而賞。豈有守文之

君應天承祖。恭嗣皇器。而藩邸臣僕。驟升清貴。若師得之官。贊佐之吏。輔翼之功。宜被寵耀。而鞭綏之御。導從之隸。競乘輅車。爭受命服。庶官恐懼。號為隨龍。歲月之間。遷擢非次。以新間舊。頗為無謂。昔仲叔于奚請繁纓以朝。仲尼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其是之謂歟。伏願陛下崇不諱之德。采狂瞽之議。改立明制。垂法萬世。使日月之光。流被子孫。

竦又進策曰。經國以體。馭賢以爵。國以體立。必也宏遠。賢以爵貴。無或僭濫。體國不大。則制度叢脞。爵賢不正。則服位陵背。仲尼曰。唯天為大。惟堯則之。大體之謂也。又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正爵之謂也。故善為國者。存其大體。則削其叢脞。用其正爵。而去其陵替。然則大中之道。行於典憲矣。國家誕膺駿命。奄有萬國。稽古垂法。彝倫攸叙。然承唐氏亂離之後。撥五代紛競之基。冗制因緣。以未全去。臣聞

身被命服。即為王臣。除官授職。必聞賜誥。豈有卑品之官。州縣之職。將拜絲綸之命。乃輸綾紙之錢。有識之徒。誰不埋鬱。况軍國之用。動以萬計。府藏之實。何俟於此。忍使惠之王澤。而責之泉布。又聞唐室衰弱。兵在節鎮。麾下從吏。官皆假版。皇家受命。政出天子。州郡職員。因循舊式。豈有笞撻之吏。輿阜之役。階叙銀青。銜稱檢校。或兼烏府之官。或假青宮之秩。禮制之間。無乃僭矣。惠愛之道。在於此乎。誠當特降詔書。並削冗事。諸如此比。一切刊正。善之信史。垂耀百代。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仁宗景祐三年。右司諫韓琦上奏曰。臣伏聞寒暑順則歲功成。賞罰明則君柄重。故王者興化立政。動法天道。必功而議賞。必罪而行罰。若春夏之生殖。秋冬之肅殺。物無不從也。苟異於是。猶當寒而燠。當燠而寒。物無不違也。善為國者。能執其中。以馭天下。則堯舜之盛。可

得齊焉。臣材朽職近。猥參諫諍之末。有所聞見。每願竭肝膈。上補醇
沿。少副陛下隆寬廣問之意。故莫敢容默于位。以負甄擢。惟陛下矜
而察之。臣伏見近者睦親宅告成。自提舉臣寮而下。有詔增秩用勸
勞者。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張永和實摠其事。故有違領團練之命。逮
夫同列。旋亦推恩。當時公言。共謂非是。蓋以其一官之故。而眾人蒙
賞。故也。或以謂省局之內。官次相妨。因而敘遷。未甚為害。臣是以不
敢遽有論列。今聞前省都知以降。又復優加使額。臣竊觀衆論。益以
懷疑。誠以勸沮之方。爵賞為大。若匪問其官簿。壽以年勞。則必顯著
功籍。時申寵拜。或不由是。皆涉無名。故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
罔及惡德。唯其賢。昔衛人賞于奚。以邑辭。謂繁纓以朝。而許之。孔子
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東漢館陶公主為
子采郎。明帝不許。賜錢十萬。而曰。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斯

皆古先哲王謹刑罰之源也。伏望陛下念恩私於近。則勞臣必怨。失
知其揀。則大猷日新。特示至公。亟行追寢。使褒一功。而天下勸。正
罪而天下服。為善者彌思於勸。行。不仁者更務於革心。式臻嘉靖之
風。永協大中之化。

慶曆三年。知諫院歐陽脩上奏曰。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常患官吏
不能遵行。不知患在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能自信。則誰肯信而行
之。然多因小人僥倖。而不知抑絕。所與之恩。雖少。所損之體。則多。臣
聞去年十月中。嘗有臣僚上言。乞今後大臣所僕。不得奏薦。班行勅
旨。頒下。纔三四月。已却用呂夷簡僕人袁宗二人為奉職。夷簡身為
大臣。壞亂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無所顧。况
肯為陛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今一法纔出。而大臣先壞之。則其
次臣寮僕人。豈可不與。不與。則是行法有二。與之。則近降勅旨。今後

又廢有司為陛下守法者不思國體。但徇人情。或云二僕得旨與官在降勅前。奈何授官在降勅後。凡出命令。本為釐革前弊。法家以後勅。衝前勅。今來宗等雖曾得旨。而未授命。間已諫新制。自合釐革。其簡不能止絕。而恣其僥倖。朝廷又不舉行。近勅而自廢典法。今後詔令。何以遵行。其來宗等伏乞特追奉職之命。別與一軍將之類名目。足示優恩。不可為無功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

八年侍御史知雜事何郊上奏曰。臣伏聞閣門近違四日。禁宸殿宴人。使坐圖。內都知王守忠亦在揚景宗下預坐。臣訪得閣門儀制。內外臣僚帶刺史節度觀察留後並係進郎。不得正官班列。以至賜與進獻。類甚殊絕。唯正刺史以上。凡遇宴會。坐次方許列在殿上。今若以守忠帶兩使留後。便依正官例升殿與宴。即是自今內外臣僚。凡帶進郎。皆合上殿預坐。啓僭壞法。莫此之甚。且朝廷儀品。所以辨

尊卑上下之分。不可輕棄舊章。以生紊亂。况祖宗典法。未嘗有內臣殿上預宴之事。此弊一開。所損不細。伏望指揮下閣門。速行改正。一遵舊制。仍令今後遇有宴會。臣僚職位不合預坐之人。不得妄有陞進坐次。所冀示朝廷紀綱之正。戒人臣僭差之望。

郊又上奏曰。臣伏聞降勅。命以昭宣使王守忠脩祭器物。勞効特除景福殿使。仍賜節度觀察留後月俸。臣始初風聞。內批指揮。止授守忠宣慶使。次日聞授節度觀察留後。今雖節度觀察留後之命不行。仍以月給賜之。復遷改使名。勞淺賞重。中外之議。頗不為允。夫爵位之設。以待勞臣。而勸忠義。故賞之厚薄。視功之大小。歸乎不虛授而已。至於舉一職。領一事。有所幹濟。蓋人臣戮力之常分也。以常分而受賞。與已為過矣。又厚焉。適足以啓澆濫之源也。且守忠之掌脩祭器。亦人臣領一事。戮力之常爾。然陛下重宗廟之事。以報其勞。自昭

宣使超授宣慶使。恩賞之行。不過不薄。適其中也。而守忠嘗不滿望。仍要君命。夫以小勞。職分之常。而所求猶如此。過當。則後來有冒天石捍邊寇之臣。果有顯效。則將何爵賞以稱其意焉。况內臣領選。都祖宗之制。止於觀察使。然非積勞。未嘗妄授。今守忠雖不授兩使。留後。而得給其祿。人情所希。皆起於漸。既得其祿。必欲其官。苟又從之。是何位之不可求也。夫事戒其始。末猶不禁。况不戒焉。則弊將橫流矣。其王守忠欲乞只依元降指揮。授以宣慶使。所有兩使留後俸料。亦乞罷給。陛下如欲優示寵待。則乞厚以金帛賜之。足為恩假。至於爵祿公器。不可輕授。授之不濫。則朝廷紀綱庶可存焉。臣以空跡獲備身。自過事。即言。因無忌諱。伏望聖朝。特賜省納。

郊又上論兩府遷官。既曰。臣等伏見前任兩府臣僚。繼有除拜。非復差功計勞。特出一切恩命。近時典故。未見此比。物議喧然。不知其由。

夫爵祿固上所得。尊予以其可以厲世。磨鈍使天下之人。赴忠義。立事功。至於徇節捐軀。而不自悔。故古之王者。至重至謹。賞一人。必使天下之人皆知。以為當然。不敢用為已私。而輕天下之所重也。今若授受之際。皆出無名。則何以勸有功。有功者不足勸。是古之所重。今便以為輕。雖極顯官厚祿。將無以磨礪天下。而人人有覬覦微幸之心。復何所恃。而為治哉。况股肱大臣。天下所望為表則者。豈特以一官自私。而不為國家惜大體。臣等固知爵命之行。必有遜而不受者。伏望朝廷察臣等言。稽之典故。如今來例行除授事體。有輕重。必當即乞明示中外。使灼然曉知。若祇出一時之恩。願下臣等章奏。詢之公議。儻以為然。或難追寢前命。因其表遜。悉停過恩。如此。則上無虛授之議。下有相遜之勸。與其一舉兩失。事相萬也。臣等待罪言責。不敢顧避。緘默。

皇祐二年知諫院司馬光上論麥允言給鹵簿狀曰昔仲叔于奚有
功於衛衛人使之繁纓以朝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夫爵位尊卑之謂名車服等威之謂器二者人主所以
保畜其臣而安治其國家不可忽也今麥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
大勞過絕於人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亦大
乎陛下雖欲寵秩其人而適足增其罪累也何則三公之官鼎足承
君上應三台鹵簿者所以褒賞元功皆非近習之臣所當得者陛下
念允言服勤左右生已極其富貴死又以三事之禮為之送終鼓吹
簫鏡烜赤道路是則揚其僭侈之罪使天下側目扼腕而疾之非所
以為榮也惟陛下御覽仲叔于奚之傳垂意孔子之言則知名器之
重不可加非其人况唐制君臣於國立大功者婚葬則給鹵簿終不
在給限伏望陛下追寢前命其麥允言更不給鹵簿毋使天下之人
竊指目以為朝廷過舉不勝幸甚

至和二年侍御史趙抃上言曰臣伏見近年朝廷非次除節度使宣
徽使頗為煩數竊以二者使額在唐季則付與容易屬聖朝則授受
艱難職任絕優事權寔重臣僚設非勳舊名器安可輕假謂宜慎重
賞格得以關防倖門須有定規庶禪至治臣愚欲乞指揮今後宣徽
并節度使內文臣須是曾歷中書樞密院任用加之德望為人推服
武臣曾經邊鄙建立功業者方許除拜兼宣徽使元額良是兩員至
如使相之任體貌尤重更當慎惜豈宜輕議嘗聞太祖皇帝朝命曹
彬收復江南功成凱還雖賜與則多終不授彬使相臣以謂此等官
職平時無故等閑除授臣僚亦以等閑得之不以為貴四方向去萬
一有緩急事宜必有賢智豪偉之人為陛下制變知守俾立功立事當
此之際朝廷行爵賞恩賚之議則以何官職處之必遠之制須今日

思之重之惜之不可不慎也。伏望陛下特賜聖旨以臣所請付兩府議定。執守施行。上以遵祖宗之法。下以重爵位之賞。則中外幸甚。仁宗時監察御史傅堯俞上奏曰。臣聞爵祿天下之砥石。其所以礪世者。非謂人人飽高爵而厭重祿也。蓋必當其勞。則天下知勸。苟異於是。雖窮極班品。不能滿貪冒之心。而但啓僥倖之路。不能為勤瘁之激。而徒樹營私之恩。伏惟陛下留神而察之。臣以觀單州團練使劉永年除齊州防禦使。臣竊思永年進因恩澤。未嘗績用於榮寵。固已優渥。况有舊條。武臣正授已上。不許無勞叙進。若此官用久。吹能得。則建節緣日月可取。至於餘人。不得援例。此語元為未允。惟以庸制祿。不當有引例之嫌。既廢令假人。安可杜拔茅之勢。事體明著。不為難曉。豈有他日約束不能限永年。而今日指揮可以塞來者乎。是不足昭信天下。蓋取輕耳。臣恐緣此煩聖聰者衆。陛下無以拒之。近

錢晦知代州。亦未嘗改官。不識永年何以異於晦也。伏望陛下追寢新命。加慎名器。使圖顯效。然後遷擢。則能者益奮。而不能者知勉。且俾條詔不為空文。臣不勝懇激之至。

堯俞又上奏曰。臣近嘗論列劉永年無勞轉官。乞行追寢。至今未蒙施行。臣聞爵祿天下之公器。法令上者之大柄。既不能以大柄自持。而以公器私於人。方復區區誠之以不得援例。此臣所以大惑也。借使私於永年。衆人可隔於陛下。平均之德固已虧損。况衆人之不可隔乎。苟不復計校。率以例遷。則天下之公器如何哉。方今事不責實。貪競尚多。不作法以抑僥倖。廼廢陛下成法。啓僥倖而為之地。臣所以尤為陛下惜之。且法自永年始。而廢於永年。又可恠之甚者。夫置言事之官。使拾朝廷之闕。古惟恐其不言。今乃不然。平居議論。率常十格七八。若壞法濫官。章明較著。如是之不疑者。以列於陛下。又置

而不聽。則安用言事者乎。惟陛下必垂省察。

英宗治平二年。龍圖閣直學士何郊上奏曰。臣聞聖人之養賢也。能品其德。能量其才。能授以官。於是分之為三。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臺諫監司。下賢使之為守令。所以寓權而悅之也。於是為之宮室與馬。以養其體。為之旌旗冕弁。以養其貴。為之鍾鼓琴瑟。以養其樂。為之弓矢斧鉞。以養其威。然而不可以私授。惟其德惟其才而已矣。苟授非其人。則覬倖之端啓。有小人者得之。則胥効奔嚮而求之。若固有於己。浸以成俗。人人皆以取之。甚易而難矣。一旦聖人將革其弊而廢黜之。莫不怨望盈耳。是非小人之過。其過在於人。二授之之輕也。人主不禁之於前。而止於後。蓋無及已。嗚呼。用人之際。可不謹歟。昔衛以犖纒授仲叔于奚。仲尼非之。館陶為子求郎。漢明拒之。知名器如此其重也。今陛下紹德業之崇。卜其圖之永。大設綱

紀。思合天人行於前。必慮其後。圖於始。必全於終。惟是選用之艱。尤所可重。品其德。然後授其官。量其才。然後定其位。使朝廷上下公卿大夫。皆得以服其榮。安其分。士無覬覦。職無虛授。則天下官冗之弊。息。名器之用正。夫以大理評事之卑。而太宗猶謂之清望官。不以授伶人之子。况其大者乎。惟陛下重之。

英宗時。殿中侍御史范純仁上奏曰。臣聞君之大柄在於刑賞。賞不僭。則為善者勸。而下無覬覦之心。罰不濫。則為惡者懲。而人無冤抑之患。善為國者。必慎於斯。陛下臨御已來。於刑罰固已慎矣。而於濫賞之弊。未聞更張。近自兩月已來。尤多輕授。如待制龍圖備撰之職。相次拜者幾十餘人。豈必盡是賢才。且復別無勲績。但以一人擢用。比之同列。稍優。則人人竒遷。以足其希望之意。務為姑息。如止兒啼。輕爵濫恩。無甚於此。伏惟祖宗之制。尤慎寵名。至於小官。未嘗輕授。

况於近侍之職。豈容什伍而進哉。伏望聖慈詔中書門下。凡經筵雜學士待制備撰等職。並依內外制修注體例。各立定員數。必須才德兼優。或聖意東擢。或委以重任。或別立事功。仍俟闕員。方許除授。自餘不得進擬。如此。則得馭臣之道。革僥倖之風。近侍得入。名器增重。神宗時。知諫院陳襄乞止絕權貴非次陳乞恩例。劄子曰。臣竊見近日臣寮并故臣寮之家。陳乞內外親屬恩澤。衝改已授差遣人員。闕朝廷雖有先降指揮。過一月之外。不許衝改。然所陳乞恩例名目稍多。逐時中書樞密院不住於審官三班院流內錄取。已使員闕差遣終屬未便。緣逐處待闕之人。守候名次。動經歲月。洎至授下差遣。出京待闕。或已前去赴任。却被衝改。雖在遠方。不免依前再赴銓院。別候闕次。孤寒久旅之人。寧不嗟怨。朝廷既有恩例。許令指射優便差遣。已是優恩。豈可更容衝奪。已使員闕。甚無謂也。兼陳乞恩澤多是

近上臣僚之家。非理僥求。因成體例。攀援引用。寔不可革。國家爵祿恩賞。所以待賢能之士。今惟以父兄親屬私恩。陳乞使闕。闕無功之人。占奪優便差遣。一切出於僥倖。甚非至公之朝。慎名重器。區別能否之道也。臣以為立法更弊。必先自貴者始。欲乞今後除前兩府出鎔與沿邊安撫帥臣。辟舉人依條施行。及勞績酬獎堂除人。許指射非次。見闕外。其餘乞先自兩府以至文武臣僚。及分司致仕。故臣僚之家。如合陳乞弟姪兒男。及異姓骨肉。心澤并奏薦人差遣等。並令一例於季闕已前一月內。指射合入優便之處。依例等待。即不得臨時陳乞。非次見闕。及衝改已授差遣人員。闕無使權貴絕僥求之望。寒士無被奪之患。而稍獲均濟矣。

神宗即位。御史中丞司馬光論王廣淵劄子曰。臣前兩次上言。王廣淵傾巧奸邪。乞盡奪去職名。與遠地監當。近聞本人帶舊職知齊州。

仍賜章服。如此。乃是賞之。非黜之也。邕使廣淵自改京官以來。謹身守分。不為奸諂。以至今日。不過作第二任通判。今所得乃如此。豈可謂為奸諂無益哉。孔子稱哂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今之章服。所謂器也。職名。所謂名也。二者皆無用之物。然而天下貴之者。為其非賈才。則不能得之故也。唐宣宗重惜章服。不輕以與人。有司製緋紫衣。以備賜與。經年不用。三兩領。故當時服緋紫者。人以為貴。夫名器者。譬如珠玉。若使之易得。如瓦礫。尚安足貴乎。近歲兩次覃恩。賜緋紫者。已為汎濫。今又如陳鑄。王廣淵輩。皆賜章服。是使今後受賜章服者。皆以為耻。不以為榮也。且陛下使廣淵出補外官者。必已知其姦邪之迹也。今又復以職名章服寵之。是勸人使效廣淵所為也。臣竊恐非國家之福。伏望聖斷。依臣前奏。盡奪去廣淵職名。并此來章服。與遠地監當。使賞善罰惡。瞭然明白。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八

謹名器

宋哲宗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孫升上疏曰。臣竊以人主持利勢以兼制天下。後使群衆者。有法制而已。朝廷以一言而寵辱臣屬。風動四方者。布命令而已。故法度紀綱。上下維持。不可有毫釐過失。法制失。則人主之勢去。命令過。則朝廷之言輕。自古天下國家之所以亂亡。未有不由此也。近日朝廷除安燾知樞密院事。因給事中封駁不當。奉聖旨更不書讀。門下侍郎並不執奏。直送吏部施行。吏部具事理申尚書省。僕射左右丞並不執奏。遂以不全告命降出。且陛下私一非才。除知樞密院事。臣且置而未論。豈有朝廷維持紀綱。執守法度。大臣乃依違苟且。不為陛下守法。使朝廷出不全告命。宣示於外。棄絕公道。虧損聖德。廢壞典法。不足以傳示後世。龜玉之毀。適當在

誰居朝廷紀綱之任。不能糾劾大臣。尚何面目出入陛下禁庭。竊為御史伏望聖慈。先正門下侍郎尚書省僕射丞不守法之罪。或安燾有登用以來。建明啓沃之謀猷。廟堂帷幄之功業。臣所不知者。宣示臺諫。布告在廷。付門下省書讀。省審而後行。使陛下法制不失。命令獲全。然後坐臣妄言逆旨。重行黜削。庶臺諫風節稍復。嘉祐治平之時。則臣雖被斥。遂棄妻孥。誓死永無恨。

二年。又上奏曰。臣聞爵祿天下之砥石。人主所以礪世磨鈍也。故忠信爵祿所以勸士。而唯名與器不可假人。士夫忠義風節。豈生而有之。在陛下砥礪成就之耳。苟爵祿不及於忠信。而名器竊假於非人。則天下之士。孰知所勸而相勉為忠信節義之事乎。臣嘗謂給事中門下之職。法度號令所從出。論思獻納之為先。非偷合苟容。養交安祿之所。何以言之。法度命令。差失過當。可以論議獻替於未下。而諫

官御史止能諫諍。追救於已行。命未下。則其意易回。事已行。則其勢難奪。理固然也。則給事之任。豈可輕付。非其人哉。唐呂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謝。憲宗問以時政得失。元膺論奏甚激切。上嘉其剛正。翌日謂宰相曰。呂元膺謫言直氣。且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為何如。李藩裴垪進賀曰。陛下納諫超冠前王。乃宗社無疆之福。臣等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孤負聖心。合當罪責。今請元膺復為給事中。以備顧問。上悅而從之。若李藩裴垪。可謂不負大臣之責矣。今顧臨張問為給事中。顧臨慨然論議封駁。聳動中外。既以河事之重。遣使北道。侍臣有欲留之者。大臣既不克從。又不獲時選補。忠鯁端良之人。以慰士望。而張問老繆無耻。苟容尸祿。為朝士大夫指笑。御史論其不職。乞與閑散。以養衰殘。而大臣姑徇人情。悅其阿意。既留而不去。又使專給事之職。備負素餐。無所獻納。則是

可留者去之。可去者留之。使朝廷爵祿名器不足以礪世。而忠信節義之人無以知勸。執政大臣豈不負陛下委任責成之意。有愧於李藩裴垍乎。伏望聖慈詳察檢會。臣前奏出自聖斷。罷張問給事中。別選有德有識者任之。以慰中外之望。

右諫議孫覺等上疏曰。臣等伏見朝廷差安燾知樞密院。給事中以為不當。駁正封還。陛下未信其言。遂不送本官書讀施行。臣等竊為朝廷惜之。夫安燾之才不才。差除之當與否。自有天下之公論。臣皆置而未議。所惜者朝廷之法度爾。且三省之設。事相表裏。勢相始終。凡命令之出。先自中書省一人宣之。一人奉之。一人行之。次由門下省一人讀之。一人省之。一人審之。苟有未當。則許駁正。然後由尚書受付施行。紀綱程式其密如此。蓋以出命令而尊國體也。或聞其一則於制敕不為全。中外難以取信。近日除呂公著為門下侍郎。不由

本省而下。給事中范純仁力辨其事是也。夫國家所以維持四海而傳之萬世者。惟守法度而已。况當陛下諒闇之日。簾聽之時。正宜謹守法度。不可毫釐差失。今安燾之命不送給事中書讀施行。乃是封駁一職。遂為虛設。制敕不全。命令不重。而法度不存矣。糾封授官。恐斬於此。臣等所以為朝廷深惜也。臣等竊度聖意必謂已行之命。難於追改。且與序遷則是一舉而兩失矣。為安燾者豈可受不全之制。敕而處具瞻之地哉。莫若因其辭免。寢罷新命。則君臣之際。授受皆得其宜。而法度不廢也。况朝廷差除。因臣下辭免。或臺諫論奏而罷與改者多矣。豈得於燾獨不改。伏望聖慈追還安燾告命。及詳覽臣等論列安燾文字。別降指揮施行。陛下遷進大臣。若合公道。何故不令給事中依條書讀。臣等所論乃繫國體。若陛下不賜改正。臣須至再三論奏。不敢自己。

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曰。臣伏見安燾之命。不送給事中書讀。大於法非便。臣與摯等已嘗論奏。奉奉之誠諒煩。臣今為陛下反覆思慮此事。實繫國體。有不可者四。須至再具奏陳。冒浼天聽。夫給事中之職。主讀制敕。詳駁正奏。覆陛下不使之讀。是廢其職也。朝廷設官任人。而自廢其職。無以訓四方。示萬世。今門下省錄黃於給事中。字不書臣某之名。而書曰奉聖旨。不送給事中書讀。尚書省遂漫而付於吏部。吏部出告。亦如此書。臣不知合何法式。成何制命。此一不可也。小人之情。巧偽險詐。善窺朝廷之釁隙。欲逞其志。雖防閑禁約。謹嚴周密。而猶有撓亂法度。以僥倖者。陛下儻謂此事已行。難於更改。不恤人言。而遂行之。他日或有權臣女詔。干請希求。非分之事。舉援此例。乞不付門下省施行。臣恐陛下無以却其說。蓋以聞之於前。則難塞之於後。此二不可也。夫三省大臣。皆與國家維持紀綱。而同

其休戚者。今朝廷出令未合於法度。而門下侍郎不駁正。尚書僕射亦不論奏。唯默奉行。以付有司。若萬一更有失事。處置之間。或不守機會。則誰為陛下救其失誤。此三不可也。自陛下臨政以來。開廣言路。臺諫所奏。盡蒙聽納。萬分有一可裨治道。今以安燾之故。獨不允從。深恐言事之臣。上畏天威。自今以去。不敢極論得失。陛下聰明。亦或因壅蔽。此四不可也。夫舉一事而有四不可。在陛下處之甚難。以臣思之。甚易。何則。改過不吝。明王之盛德。恥過作非。古人之深戒。故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又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且萬機之繁。親總獨斷。不容無失。能知其失。而正之。則為得矣。其於聖政。殊不為累。今臺諫論列未已。士大夫之議紛紛。二人者必不敢受命。陛下若令閣門繳納安燾范純仁者身。續降指揮。述其辭免之意。除二人者皆為同知院事。由門下省施

行則臺諫更不條奏。士大夫之議帖然。二人者不敢不拜。上全國體。下允公論。此所謂甚易而不難處也。况反汗之嫌小。而廢法之失大。願陛下權其輕重而行。

陶又上奏曰。臣聞邪正必辨。則國器尊。用捨至當。則士論定。百直而一枉。則枉可以害直。百真而一偽。則偽可以亂真。方肅紀綱。宜慎名器。臣伏見起居舍人曾肇。操履偏諛。藝文淺薄。當呂惠卿用事時。肇兄弟亦在要路。表裏專縱。公為私徇。臣僚承迎風旨。薦肇充學官。既進所業。中書考為第一。緣此朋比。遂除館職。晚因張璪汲引。備位左司。會史職有闕。乃以次補。且仕宦不歷民政。而領都司學問。不知本統而遷右史。固已不厭公議。無補盛朝。今乃擢居西掖。尤駭羣聽。夫中書舍人之任。職清地峻。非他官可擬。外則典司誥命。以文章議論潤色帝猷。內則分押諸房。以智識才慮參決幾政。前世推重。謂之宰相判官。豈可因其序遷。輒爾虛授。况小人之進。亦以彙征。肇既忝冒此選。涉歷貴權。則必援舉其徒。布列要地。消長之變。安得不慮。此時進用。疑邪徑之忽開。他日朋黨恣橫。流之難遏。伏願陛下深防事始。早罷詔除。上以清侍從之塗。下以慰搢紳之望。

陶又上奏曰。臣近嘗論奏。除曾肇中書舍人不當。狂言無補。未蒙聽納。臣再三為陛下忖度。此事極有未安。蓋任人當否。實繫治亂。正臣進則足以寧邦。邪士用則遂能害政。古今可監。理勢必然。自陛下繼統以來。拔擢端良。罷黜回枉。用捨之際。務合至公。然小人餘黨。尚在朝廷。既未能盡力屏除。豈可使開端倖進。防微杜漸。正在此時。且肇之姦回。出於天稟。兩端難信。其迹甚明。當呂惠卿用事之時。則朋比阿諛。競為非義。至司馬光當國之日。則矯偽脩飾。欲作善人。推此而行。何所不至。陛下可保其不徇私乎。執政可信其不行險乎。既保之

信之則臣言殊不足取。罪在譴斥。若猶未也。則中書舍人之職參議大政。不可輒委。肇矣。况肇之兄布長於變詐。濟以彊悍。冒據要地。僅二十年。蠹政害民。毒流天下。今雖出領藩鎮。其心常有不平。肇於其兄。豈能忘愛。一旦攀援而至。則必摠發素懷。引類結徒。兇焰復熾。此不可不思也。然議者謂肇粗有浮文。素無顯過。進升西掖。資地且然。臣愚竊謂此言出於苟媮之意。非為國深慮之說也。夫中材之士。牽於勢利。而過有隱顯。害有淺深。或一事之誤。或一節之缺。如邪起之乖。檢慎滿。中行之附。舒直林希之結。張璠則人皆得而知之。指為顯過。若乃肇之包藏。緣飾。善持兩端。原始要終。大槩邪險。人皆不可得而知。非若一事一節之誤。缺而可指名者。其過雖不顯。而為害則大。此又不可不察也。伏願陛下以陰長陽消為戒。以舉直錯枉為心。博采公言。收還新命。使小人無彙征之漸。則明主有極治之功。臣之區區。敢以愚請。謹再具彈劾以聞。

侍御史劉摯上論安燾奏曰。臣等近以安燾除命未當。及因給事中封駁。遂不令書讀行下。累具論列。并彈劾門下尚書省。經歷官司。至今未蒙追改施行。臣等待罪風憲。見朝廷綱紀隳弛。命令乖失。苟不竭盡死力。以救補之。則陛下何用置言路。臣等何顏在官次。自陛下臨御以來。以至公為心。直道為政。故凡見于施為者。皆足以服天下之心。今忽然行此一事。驚駭物聽。與從來政事大異。甚非所望于陛下者。且安燾德薄望輕。不自卓立。朋附章惇。依阿其間。今度越眾人。無故進位。已失公議。而又制敕不循典故。蹈襲斜封。以避官司封駁。不意聖明為此過舉。此必有姦邪之論。以誤陛下。殊不知中書之宣奉行。門下之省審讀。乃歷代典章。一有不脛。則不成。王命燾等亦安敢受之哉。夫聖人善於取人。不能無過。故六經不美堯之任已。而美

其舍已。不稱湯之無過。而稱其改過。今陛下追正此事。無甚難也。於閣門取素告身。罷燾新命。且令依舊同知外。范純仁自從別制宣下。其門下侍郎尚書僕丞。及吏部等經歷奉行官屬。皆不能建明執奏。謹誤聖朝。各付有司。明正其罪。使中外釋然。知朝廷尊嚴。典憲振肅。以銷壓僥倖之望。杜絕私邪之謀。而成就陛下聽納之盛德。在陛下願旨一言而已。何遲遲而不為邪。臣等不勝聽命待罪激切之至。

摯又上言乞罷文及都司。疏曰。臣伏見昨者五月四日。勅命除文及為右司郎官。韓宗師直秘閣。尋聞臣僚論列。兼宗師父絳繼有辭免。遂罷直閣之旨。而及之除命未賜指揮。臣竊以都司職任。上副丞轄。下總二十四司之事。而館閣設官。以文學為職。皆號為清望之選。固當無間寒俊。不宜專用子弟。此所以招言者之論。而不能服衆人之心。方及與宗師差除之日。適在文彥博入朝。韓維進用之始。故議者咸謂執政臣僚見二人進拜。所以擢其子姪。迎悅其意。以立私恩。此亦陛下之所宜察也。國家名器。本待才德。但用之以公。則人無不服。今宗師既罷。則及之新命。亦望追寢。不須更俟其遜避。所貴稍伸公道。以息群議。若以及父彥博在朝。欲及便於侍養。即在京甚有職任。可處兼平章重事。乃是朝廷執政。正與都司相干。亦合回避。以此罷之。不傷陛下恩禮也。

摯論三省樞密院差除。疏曰。右臣准吏部牒。十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唐淑問除左司諫等事。又牒十月二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陸佃等罷侍講事。臣竊睹自來朝制。及近降官制格。凡差除有中書進擬者。有樞密院者。有三省者。有三省樞密院同進者。蓋建官分職。各有所治。法無相參也。三省樞密院同取旨者。似止於

差除帥臣邊鎮大吏內臣近上差遣而已。今來差諫官罷侍講不委樞密何為而預也。外言籍籍皆以三省容縱樞密院侵紊政體莫不疑異。臣竊以國家所以恃者在綱紀。大臣所宜守者在名分。綱紀正於上則下無邪志。名分治於下則政無多門。一有奪移何患不起。况朝廷今日正當尊強君道謹守祖宗法制。嚴臣下之分以消壓權階之心。今廢置官吏。陛下大政。而三省之事也。樞密院干非其職。逾法出位。橫遮議論。公然犯分。臣恐積微至著。交亂官守。漸行私意。以害政事。上則陛下之等慢。下則傾奪之患生。杜漸防微。實繫國體。欲望聖慈。特降詔旨。戒諭三省樞密院臣僚。凡以差除擬進者。各依自來條制班次取旨。所貴正名宿業。事無侵逾。以尊朝廷。以正在位。臣又慮上件差除諫官等事。曾降聖旨。特許樞密院同進。借有特旨。乃是聖恩優禮執政。欲合同衆論之意。而大臣之節。自當引義辭免。惜朝

綱紀以安分守。不應乘便冒進。漸恐隳失體制。

摯又上論執政轉官。疏曰。臣伏覩近降麻制。執政臣僚各特轉一官。聖恩優厚。中外聳動。及臣伏讀麻制之詞。乃以山陵寢廟奔走職事。加臣子之異恩。於是臣切疑焉。夫應奉山陵。寢廟奔走職事。乃臣之分也。若欲以疇勞則應不止於執政。若旌其。返往則執政未嘗俱行。接受之間。未有名義伏聞所司檢會嘉祐年體例。進入。依應施行。伏緣嘉祐八年。英宗皇帝既推即位之恩。臣僚各已覃轉。後來以弗豫。進藥。而輔導調護。鎮寧中外。以至聖躬康復。親決庶政。誠天下之慶。謂輔臣實與有勞。故又命各人進一官。然當時臣僚再三辭避。累日不敢受命。至遠近臣趣令以新官入謝。不降坐以待之。方敢祇受。又治平之末。神宗皇帝嗣位。覃霈改官之後。適值韓琦以山陵使回。懇求去位。尋以兩鎮外補。然猶虛上宰之位。自曾公亮而下。並不遞遷。

故與特轉一官。以補轉聽之恩。考求兩朝故事。各有因依。則今來遷官。別無義說。惟過賞踰階。在聖人不足以廣恩。而於義未安。恐臣下終難於冒處。伏望謹重國體。愛惜名器。授之以道。則廉耻之風行。欲望聖慈。照會兩朝故事不同。如執政臣僚。辭免新命。伏乞特賜允從。無傷事體。區區臣言。庶幾有補。

諫議大夫劉安世上奏曰。臣伏見自行官制。後來一切以寄祿名官。至於流品。無復旌別。乃者朝廷以為未盡。始詔吏部因其舊名。分為左右。自是清濁有辨。衆論稱允。後來竊聞新士大夫之犯贓者。並改右字。法既未備。人以為疑。且有出身之人。苟以贓污抵罪。左降於右。自可示懲。緣無出身者。自合稱右。今若一旦混淆於貪墨之徒。彼將以仕宦為耻。非惟失先王礪世磨鈍之術。亦恐本帶右階之人。或有犯者。朝廷以何名處之。臣愚欲乞今後贓污之吏。並與削去左右。量

其所犯之輕重。而制為貶降之歲。若限內別無他罪。仍有舉主。即與約經赦叙用之法。許以牽復。如此。則名器自正。而負罪者。通改過自新之路。勸懲之道。可得而行矣。伏乞睿明。亟追前令。別加修改。庶協政體。

安世為右正言。時上奏曰。右臣伏見朝廷立法。內外臣僚。保薦之員。歲有定數。而兩制侍從以上。又得用十科之目。使之引類。其於求才之道。固已備矣。乃自近歲以來。漸開巧進之路。屢見近臣。連名薦士。臣聞名器爵祿。人之所趨。使之積勤而後遷。則衆各知難而守分。今若多為捷徑。使之躐求。人懷覬覦。何所不至。而况被舉之士。未必皆賢。朝廷不復銓量。往往即加擢任。遽離常調。遂得美官。後進小生。不安義命。奔競相効。無復廉耻。非有懲革。將敗風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除依法舉官之外。不許近臣列薦。所貴少抑僥倖之徒。上裨

忠厚之化。

安世又上奏曰。右臣伏見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授內外華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只是數處閑慢監當局務。原其深意。蓋謂父兄已居柄任。而京師之官多是要劇。為大臣者。既不能人人為朝廷推至公之心。振拔滯淹。提獎寒素。而貪權好利。多為子孫之謀。援引親屬。並據高勢。根連蒂固。更相朋比。絕孤寒之進路。增膏粱之驕氣。寢成大弊。有不勝言。是以祖宗立法。務加裁抑。上下遵奉。莫敢或違。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二十年間。廉恥掃地。陛下踐祚之初。屬精承治。剗革僥倖。一本至公。躬行法度。不欲有毫髮之累。此天下之人所共聞見。而在位之臣。化上之德。宜盡忠交儆。務為正直。而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子弟親戚。希滿要津。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條列其弊。屢欲面奏。偶以秋暑。

尚熾。伏恐久煩聽覽。因此未敢請對。然近來差遣尤多。不協物類。以不避煩瀆。聖聽。須至具章疏論列。臣伏見太師文彥博之子及嘉光祿少卿保雍將作監丞孫永世少府監丞妻族陳安氏近遷都水監丞。女婿任元卿堂差監商稅院。孫婿李慎田堂差監左藏庫。或用恩例陳乞。而此兩處皆非陳乞之所當得也。司空呂公著之子希勣今年知穎州。纔及成資。召還為少府少監。希純去年自太常博士又遷宗正寺丞。女婿范祖禹與其婦翁共事於實務院。前此蓋未嘗有而次婿邵纘為開封推官。公著纔罷僕射。即擢為都官郎中。外甥楊國寶自初改官知縣。又堂除太常博士。未幾。又擢為成都路轉運判官。楊瓌寶亦自常調堂差知咸平縣。妻弟魯君貺今年自外任擢為都水監丞。姻家張次元堂除知洛州。胡宗炎擢為將作少監。馬傳慶自冗官得大理寺主簿。其間雖或假近臣論薦之名。皆公著任宰相。

日拔擢除授也。官教之職。舊係吏部依法選差。近方收為堂除。而公著首用其孫婿趙演。宰相呂大防任中書侍郎。日堂除其女婿王謹。京東排岸司。妻族李括知洋州。李機知華州。范純仁拜相之初。即用其姻家韓宗道為戶部侍郎。妻族王古右司員外郎。王毅近自常調。堂差知長垣縣。門下侍郎孫固之子朴判登聞檢院。臣聞鼓檢院乃天下許寬之地。豈可使執政子弟為之。熙寧初嘗以宰相子曾孝寬判鼓院。是時言者以此論奏。即令罷免。而公亮陳乞監反角場。此近例也。孫固及左丞王存。右丞胡宗愈。姻家歐陽棐。除罷職未及一月。又授職方員外。宗愈之弟宗彥。近除開封推官。然王存除歐陽棐外。未聞其人。及中書侍郎劉摯。亦未見所引私親。而二人有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無罪。臣之所陳。皆彰明較著。士大夫之所共知。其所不知者。又不可以悉數。臣竊謂二聖臨御。于茲四年。未嘗

以名器少私於宗族外家。而大臣所為。乃反若此。上下恬然。不以為恠。此臣之所甚懼也。昔崔貽孫為相。未踰年而除吏八百員。不避姻故之嫌。後之大臣。欲引其私親者。多假此以藉口。而欺罔世主。臣常疾之。今考其傳。蓋亦有說。且唐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兵興。政事紛亂。官賞差繆。永泰之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賄賂盛行。剗塞公路。網紀大壞。常袞當國。力懲其弊。凡奏請一切杜絕。而矯枉過正。賢愚同滯。及崔貽孫之相。則薦舉者惟其人。推至公以行之。故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後之大臣。能如貽孫之盡公。則搢紳之間。自無異論。惟其執心偏黨。所用匪人。排斥孤寒。專引親戚。而乃竊其緒餘。文過飾非。及致人言。又從而充之。亦已過矣。今上等知州通判。在京寺監官。教畿內知縣之類。號為優便者。盡屬堂除。雖資任未至。甚高。固若不足寘於議論。而常調之人。一蒙選用。即今後每任。例得朝廷差除。不復

更歸吏部。以此較之。僥倖不細。况有司員多闕少。四方寒士。羈旅京師。待次選部。往往踰歲未得差遣。及其注授。又守二年遠闕。則世祿權要之家。何幸。而疎遠平進之士。何獨不幸也。臣伏見自來畿內知縣。皆選試吏能之地。近聞以宣德郎王毅。知長垣縣。士大夫皆謂毅素號闕茸。亡狀特甚。止緣純仁妻族之故。遂有此命。中外傳播。莫不駭笑。欲望聖慈。特令追寢外。其間人材粗甚。或到官已各未至。曠職固難追改。臣亦不敢上煩朝廷。必令盡罷。但以執政大臣。不避親嫌。不畏公議。衆論喧然。為之不平者久矣。竊恐陛下九重深遠。不能盡知。故敢略具所聞。上補聰明之萬一。伏惟機務之暇。留神省覽。仍願陛下出臣此章。徧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庶幾不廢祖宗之法。而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豈勝幸甚。

中書舍人曾肇乞禁止請謁奏曰。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

自臨御以來。正身率下。杜絕請謁。裁抑恩倖。凡自內出。無非德政。未嘗以私撓公。以人亂法。親戚近習。歛衽安分。退就繩墨。朝廷清明。紀綱肅然。論者以謂秦漢以來。母后共政。未有若斯之懿。非二聖一心。秉誼克己。何以致此。謂宜終始守之。貽則萬世。而近日以來。頗有干求內降。特與差遣者。雖其事至微。未足仰累二聖。大公至正之盛德。然竊恐僥倖之人。乘間伺隙。轉相拔援。煩瀆聖聽。雖二聖天地之度。坦然無私。但慮左右干祈逼切。不免曲徇其意。杜漸防微。宜自今日。此臣之愚。竊抱惓惓愛君之心。傾竭肺肝。庶有補於萬一也。臣竊觀前宋伏見仁宗在位四十餘年。下詔書約束臣下。干求內降。令中書樞密院。如內降與臣僚遷官及差遣者。並具條執奏。以聞。推劾干請之人。明正其罪。下御史臺閣門。榜諭仍著為法。丁寧懇至。出於誠心。當時羣臣。亦每以禁止內降為言。輒見納用。故一時朝廷。號為肅

清雖間有干請而不能虧損聖政者。上下維持之力也。大抵人情苟務便私。樂於僥倖。此門一開。浸淫不止。始自一二。至于三五。漸無紀極。則國家名器。繇此輕矣。朝廷百度。繇此廢矣。其源至小。流弊至大。此臣之所大懼。不得不為陛下極言之也。且朝廷爵祿有限。人之私欲無窮。苟不持之以公。因緣請託。將至於不勝其煩。陛下亦將厭之矣。伏望聖明。不以臣言為狂妄。試加省察。若有人材可用。或職近親。出自聖意。欲與恩澤者。自可明諭輔臣。度其所宜。公行除授。其餘一切禁止。無得私請。仍詔輔臣。如有內降與臣僚。遷官及差遣者。並執奏以聞。推劾干請之人。明正其罪。下閣門御史臺。常加覺察。榜諭朝官。使人明知上意。如此。則聖德日新。朝無秕政。邪枉之門塞。公正之路開。遠繼祖宗之明。實社稷無疆之福也。臣備位侍從。以論思為職。竊有所懷。不敢隱默。謹并錄上仁宗朝緣內降戒飭詔書事迹。凡

八條別為一通。伏乞置之座右。少助省覽。

徽宗時。陳次升上奏曰。臣聞天下雖安。有可危之理。天下雖危。有可安之道。安危之機。不在乎他人。在人主所操而已。夫福威者。人主所操之柄也。權歸乎上。而不移於下。此操之得其道者也。得其道則安。失其道則危。稽之已往。其迹班班可見矣。如漢武帝外勤師旅。內耗黎元。非有厚德以結民心。五十年間。中外無事。者特以威德歸乎上。姦臣不敢專國命。故也。唐明皇初無失德。非有甚過惡。卒有播遷之禍者。以李林甫專權故也。夫以漢武之於唐明皇。其德不甚相遠。而安危如此。其異者。豈非在所操乎。昔陳夷行嘗對唐帝曰。無以權屬人。又論用人則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者。誠以至治之要在乎此。有天下者。所宜先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去太甚。用中道。遠聲色。崇節儉。進忠良。斥姦佞。弛兵革。寬刑罰。徹無用之臺榭。罷不急之工巧。獨宿道。

以恤窮民。省探報以防寬濫。治天下之具。何以加諸。若行之不息。終之不倦。可謂全善矣。然今日之所急。要在收還威福之柄。以立主威。以尊主道。臣叨沐誤恩。擢於諫省。輒敢引此。以為龜鑑。伏願陛下。曾神。無使大臣干權。任其喜怒之私。以害大公之義。實天下之福也。程稷無窮之休也。

次升又上奏曰。臣竊以君者制命者也。臣者行君之命者也。君唱之於上。臣和之於下。然後君臣之分正矣。君唱而臣不知。上行而下不隨。則名分紊亂。紀綱不立。危亡之基。實始於此。冀子所以垂戒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謂是也。臣訪聞近日。睿旨差除。三省多方執奏。肆行沮格。三省欲有進擬。冀聖意之必從。除目之必下。到闕如此。臣竊憂之。至如前給事中龔原。以罪去國之日。御批嘗犯賊私。每議政事。遂行重責。

未至殿所。即移青州。未幾又除待制。移知杭州。前日聖語墨迹未乾。今日除授如此其峻。何以示信天下。又如中大夫王說。年已七十有餘。所至素無善狀。今乃特轉太中大夫。移知青州。原等遷升。未委何名。如聞皆出三省進擬。不出陛下之意。臣聞日者陽也。君道也。君正於此。則天應見於彼。故日常明。臣侵於君。陰侵於陽。則日有薄蝕之患。近者大史預奏四月朔。日有蝕之。竊謂三省之權大盛。君上命多阻而不行。日蝕之應。殆以此歟。伏望聖慈。收攬乾剛。以正名分。睿旨所降。要在必行。三省進擬。或可或否。悉由聖斷。龔原王說。除命特行改正。如此。則日蝕之異自消。太平之基可致。次升又上奏曰。臣竊以治天下之道。在乎正名分而已。名分正。則君道尊而無可陵之漸。臣道卑而無逼上之強。苟失其正。尊卑之序亂。上下之分虧。此不可不慎也。今三省專威福之柄。侵人主之權。睿旨

則沮格而不行。進擬則堅執而必下。乾剛坤柔之道未正。堂廡高卑之勢未分。忠臣義士夙夜以此為憂。姦纖巧佞之徒乘此射利。大臣之權既重。賓客輻湊其門。環坐其廡而不以為辱。故事其子弟而不以為羞。良可歎也。况夔原進職。移守錢塘。王訪轉官。移守青社。既繫兩省。從官事于大體。命下之日。羣聽驚駭。三尺之童。皆知其非。若不改正。則作福作威。專在於臣。陛下孤立。誰肯為國者乎。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以正上下之分。以息奔競之風。

次升又上奏曰。臣近嘗論奏三省大臣專權威福。睿旨差降。則沮格而不行。三省進擬。則堅執而必下。上下之分不正。乞收還威福。以定名分。諺聞三省大臣。日近肆為詭計。但避專權之名。而陛下每有差除。則陽為承行。若非所欲。則陰諭屬官繳駁。上以侵凌主道。下以竊弄國權。朋比之風。漸成威福之柄。倒置若不辨之於早。則易之履霜。

堅冰之患至矣。伏願陛下攬乾剛之威。奮神明之斷。一出令。則喚而必發。一除授。則審而必行。敢有不存名分。肆為橫議者。特行黜責。如此。則主威可立。朋比之風可去。宰執專權之弊可革矣。

次升又上疏曰。臣竊觀易以乾况君。以坤况臣。乾天也。正位乎上。坤地也。正位乎下。尊卑之勢既分。則乾坤之位定矣。上下之分既正。則君臣之道明矣。是以勢位不可陵。名分不可犯。虜君之路馬。芻者有誅。齒君之路馬。者有誅。况君父之名。天下之所共諱。其可稱道之乎。訪聞尚書右丞范純禮。近准朝命。押虜使。建燕。賓主語言。輒再及御名。頗虧臣節。甚累國體。遂使中國禮義之邦。為人臣者。失尊君之道。取笑夷狄。其為辱命。莫甚於此。若純禮故犯。顯屬不臣。設或有悞。則是昏菴。大臣如此。安可參預機務。臨蒞百官。伏望聖慈。特行黜責。以明君臣之分。無使夷狄輕視中國。

殿中侍御史許景衡上奏曰。臣伏見國朝踵唐故事。制勅並用黃紙為之。所以嚴天子命令。示朝廷之尊崇。非百司庶府文移之比也。其赦令制書播告天下者。有司行下所屬。仍用素紙。以為符檄。連附于後。蓋其所從來舊矣。近者開封府被受御筆詔書。民間有合通知者。並不依令錄副本。連於榜前。輒純用黃紙。謄寫揭示通衢。見者愕然。以為黃紙勅榜。尚書省之出也。開封府亦得為之哉。臣方欲論列。乞賜懲誡。而近降指揮。頒下道僧度牒。紫衣師號。體式乃用黃紙印造。與開封同失矣。夫道僧度牒。紫衣師號。自有舊法。今欲革前弊。立新式。以表異之。固無不可者。而必以黃紙為之。恐非所以重朝廷之體制也。今爵命多古。出自天子。著其姓名於勅牒。宰相執政官簽書。其用黃紙宜矣。至於道僧度牒之屬。乃是有司印造。非出於尚書省也。禮部官屬書字。而宰相執政不預焉。又空其姓名。臨時書填。蓋與

爵命多士制書異矣。亦烏用黃紙為哉。夫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此為政之大要也。今以有司文牒。而僭朝廷之命令。以禮部官屬而擬宰相之簽書。非所以正名公朝。垂法後世也。在昔大臣有官兼將相者。獨以不得於黃紙書字為恨。今若使禮部郎官為之。則前後重輕弗倫。不已甚乎。所有近降道僧度牒。紫衣師號。指揮內用黃紙印造一節。伏望睿明。特賜詔罷。如欲更易舊式。則乞以綾紙印造。如吏部所給奏蔭補牒之類。亦足以表異新書。其開封榜示御筆。亦乞戒飭。依令施行。庶幾不廢祖宗之故事。增重朝廷之制書。杜絕有司之僭。成天下幸甚。

欽宗時。侍御史李光上奏曰。臣聞人主有大權威福之柄。是也。治國有要道。因任之術。是也。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此言威福之柄。不可假之

於臣下也。荀卿曰。明主好要。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
百事荒。言人君自有職事。不當侵細務也。臣恭觀陛下天姿英明。開
納無倦。伏自即位以來。勵精圖治。延見羣臣。洞示好惡。則端本清源
之術。不可不察。臣訪聞近者。頗有進言於陛下。尚復徇緣耳目之習。
所謂大權要道。渾為一說。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臣請為陛
下言之。夫爵祿廢置。生殺予奪。此所謂權。不可不自陛下而出。至於
進退人材。委任而責成功可也。陛下豈得而親之哉。前日姦倖當國。
三省大臣。固寵保位。至不得行其職事。凡御筆除授。皆曰朕所自用。
朝廷紀綱。從此廢壞。而人主威權。下移於近習矣。尚復忍聞之乎。夫
人主之職。在於論相。苟能擇賢相而任之。為相者。又能擇百官而使
之。內則省臺寺監。外則郡守監司。治出於一。政無多門。如挈裘振領。
若網在綱。順者不可勝數也。臣愚伏望陛下體剛健之德。推委任之

誠。執其權綱。而尊卑之分嚴。秉其要道。而詳畧之理得。足以法天地
簡易之理。致虞舜無為之治。實天下幸甚。

光又上奏曰。臣聞唐德宗時。奉天自發。洋州以來。百姓進獻瓜果。欲
各與散官。陸贄以為不可。且曰。爵祿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
功勳才德所宜處之。夫散官虛名也。贄猶力爭。至數千百言而已。
誠以所系者重也。臣伏聞上皇東巡州縣。供饋無闕。此乃臣子之常
分。何足為功。無供饋之物。自一毫以上。皆出行人及坊郭鄉村有物
力之人。非出供饋者之家也。供饋愈辦。則剝民愈深。臣訪聞其間。巧
於謀身者。多是交結近習。縱其請求。須索無藝。往往緣此。得其歡心。
揄揚贊美。達之上皇。遂致增秩賜金。行宮如市。有再任者。有進三官
者。有召赴都堂審察者。恩賞僭濫。非散官之比也。陛下修明百度。抑
絕奔競如此。而士大夫冒犯廉隅。僥倖苟得如彼。況上皇鑒興運關

將士冒行陣突銛鋒以衛護社稷者或橫尸原野或暴露邊陲未聞少加恩典而首及州縣猾邪之徒非所以示天下之公也所有已降遷官進職等指揮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以安人情

光又上奏曰臣嘗謂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先王因制天下使尊尊相高貴貴相承名以命之器以別之四方仰視朝廷之尊羣后翊戴人主之勢故能消患折衝姦人無窺覲之意昔漢高祖以馬上得天下韓彭輩論功議賞至拔劍擊柱漸不可制叔孫通制禮儀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陛下踐祚之初夷狄侵侮國勢搶攘執政大臣議事喧闕於上士民伏闕詬詈於下士大夫一旦習為苟簡三省六曹百司廢府官吏因循不復治事伏望陛下俯從羣臣之請申敕有司擇

日御殿。款謁宗廟然後告戒列位各揚乃職有不奉法者御史臺閣門覺察以聞庶幾隆主勢而正朝綱實天下幸甚。

高宗時張浚上言曰論者曰方今名器猥濫宜有以更張而貴重之。此意誠是也。然臣嘗觀漢高祖有天下起於匹夫分土列爵以收天下之豪俊而卒成帝業其後光武中興布衣之交並列三公小大功臣以千百計豈有他哉定天下之大難救百姓之塗炭非有以振動鼓作之未易得其死力也夫賞幸乎私徇情納賄此可為名器之濫至於激厲將士總攬英豪寧失之過方今逆豫盜有中原神人共憤彼方且假吾爵祿以欺詐其下在我者當如何耶。

右正言陳淵上奏曰右臣伏觀十一月十一日奉聖旨莫將奉使宣力特除徽猷閣待制京畿都轉運使兼主管奉迎梓宮一行事務臣聞祖宗朝慎重名器未嘗輕以假人至於次對之官尤所吝惜惟德

是命。不以賞功。異時有嘗為侍從帶權字者。雖復積年或遷外任。猶不以是予之。則下於侍從之列。從可知矣。自崇觀以來。蔡京用事。專市私恩。敢違舊制。凡被此選者。非京之親。則其黨與也。至今人無賢愚。皆知其非。方陛下中興之初。舉偏救弊。大振綱綱。如此等事。豈宜不改。臣謹按莫將。昨自司農卿出將使命。曾未累月。遽有此除。近例所無。實駭觀聽。臣初與將不相識。但聞外議籍籍。皆以將為乘時射利之徒。未必有守。陛下灼見其才。足以倚辦。斷而用之。正須假以歲月。俟其績效稍著。粗厭人望。然後以次命之。似或未晚。况聖主用人。顧眄所及。人自知德。豈特美遷。方肯盡力。若使事有前比。固非令猷。如其不然。庸可以一將之故。遂廢萬世可行之法哉。臣職在言路。創見此舉。事干政體。不敢緘默。伏望聖慈。特寢已行之命。以允公議。或不得已於近下職名中處之。不獨使朝廷恩賞有名。亦使將輩知美官難得。安於分守。以待任使。不至過有僥倖。

淵又上奏曰。臣聞人主用人。其情出於喜怒之初。而其事見於予奪之後。喜而未予。人猶以為榮。怒而未奪。人猶以為懼。蓋榮之者。榮其方來未已之恩。懼之者。懼其後日必至之患。今陛下棄法而用將。拔擢之意。人皆知之。雖復改命。而用將之意。猶在也。將其有不知耶。故疏恩以示情。吝予以應法。稍就近下之職。處之。無損於將。又合公論。可謂兩得之矣。臣章未降。外議沸騰。臣縱緘默不言。以固初寵。亦何以上副陛下廣開言路之意哉。臣惟往者尹焞。亦自卿聯命。以次對之職。蓋焞先除從班。續以疾辭。至於十數。朝廷惜其老。不可留。以此寵之。所以命有德也。於將何有焉。將固非焞之比。借使其才可。亦須俟其有功。然後加以此名。庶厭人望。自古才有餘而德不足者。既則為用。飽則揚去。先為之極。何以使人。陛下必以奉迎梓宮後之應。

辦。欲重其事。與之以其所宜得者。不復盡奪。已為過於厚矣。將復何求。臣所惜者。非分之息。所畏者。衆多之口。事干政體。豈可雷同。伏望聖慈。念臣職事之所當言。察臣忠朴之所宜守。必賜俞允。以示聽從。臣不勝俯伏待命之至。

殿中侍御史鄭剛中上奏曰。臣聞人主之恩。天也。含容包覆。混成惟一。故人無不悅。人主之威。雷霆也。摧壓震耀。超忽變化。故人無不畏。有如偏廢。則是猶太虛廓廓而不示。以風雷之象。生物之功。無造化矣。矧其駕馭。祭點。延接。雄雉之際。所以籠絡控制。收其心而折之氣者。宜又如何。臣伏聞陝西二三大帥。被旨入覲。旦夕且至。陛下高官顯服。煥寵其身者。既無不周。祥風慶澤。蕩蕩其意者。又無不盡。彼方蒙戴懲省。感激悼懼之不服。陛下引見之日。所以勞徠撫存。推誠意而收其心者。雖不可後。至於釋罪有過。責以後效。而折其氣者。正宜

摧壓震耀。示以風雷之象。不然。位極則賤。恩極則慢。恐有不知朝廷之尊者。英布之婦。漢也。高祖踞床見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又大喜。過望。夫淮南亦亂世之奇傑。不肯楚。則漢取天下。未有萬全之策。功亦大矣。然高祖所以見之之禮。尊嚴如是。曾不以半言摩附。誠以詐力權變之士。初拔身以歸。安知無恃功矜德。廣已造大之心。故高祖先求所以折服之者。而徐以厚意慰藉之。爾非特如此。光武之受赤眉也。陳兵臨洛水。而問盆子曰。汝知當死否。其衆請命。則又曰。得無悔降乎。吾不強服汝也。衆皆屈服。然後陳其三善而釋之。人賜田宅各使。以妻子居洛陽。又聞太祖皇帝一日。飲王審琦等酒。而與之語。明日相率乞罷兵權。奉朝請。嗚呼。是必有以感動其心者。今日入覲之臣。朝廷所以待遇之者。聖心自有恩威之度。臣敢以區區之說。為陛下言之者。蓋亦狂瞽之愚。有不能自己者。

胡寅上疏曰。臣取會到吏部內侍轉官格法。昭宣使轉宣政使。係礙止法。如以功轉。即合回授。初無轉行之文。今來馮益見任昭宣使。則有止法。况皇城司親從官。堆絜子配填班直。及幹辦本司職務。即是提舉禁衛職分之常也。有何功績。乃欲憑恃舊恩。轉行所不當轉之官。而為宣政使乎。臣竊謂今日遷轉超躐。惟荷戈北伐。斬將奪旗。收復境土者。可以當之。如馮益服事禁內。智效一官。苟能穩藏。以免於罪戾。不啻足矣。乃欲揚已論功。角逐於被堅執銳。舍爵策勳之際。小心謹節者。知不為也。倖門一啓。他日必有求為節度使者矣。不若止之於其漸之為易。既於格法無所損。且使馮益免致僥倖。又以示羣臣。使知陛下不輕予人以官。自左右親近始。彼不當得而志於得者。亦少有以窒其浸淫之慾矣。一舉而四善得焉。豈不美哉。所有馮益詞命。臣未敢撰行。

校書郎王十朋上劄子曰。臣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者。蓋人主攬權之術。得之於此。失之於彼者。又人主攬權之弊。臣請借唐以論。唐自高宗中宗以來。權移房闈。明皇親平內難。懲孽后驕主之禍。擊大柄而掌握之。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承平既久。怠於聽斷。內則移於姦臣。外則移於蕃將。是又失之於彼也。肅宗再造王室。代宗平亂守文。而權稍歸朝廷。亦可謂能收之於此矣。然君臣苟安。瓜分土壤。以授叛將。繼以德宗之姑息。自是而後。權歸藩鎮矣。是又失之於彼也。憲宗剛明果斷。削平僭叛。而權復歸朝廷。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晚節任用非人。禍生所忽。自是而後。權歸閹寺矣。是又失之於彼也。陛下比懲大臣之盜權。收還威福之柄。朝廷清明。皆謂陛下為不世出之英主。邇者衆口籍籍。謂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秦檜死。百秦檜生也。其間最甚者。如三衙管軍輩。與北司深交。固結盜陛下之大

權養成跋扈之勢。不可制遏。昔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為終始。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鎮之相為表裏。今禍胎於內而亂形於外。臣竊為陛下憂之。夫權之大者莫如名器。與財與兵。今以管軍而位居三公。是盜名器之極矣。古之時無有也。祖宗之時無有也。又天下之利源財路皆入其門。括克聚斂不知紀極。國用日蹙而私室愈富。三家擅魯。田氏擅齊。殆不過此。且身總禁旅。久而不代。陰結諸將以為之黨。深忌元功宿將之功名者不容其進。自恃兵柄在手。有輕視朝廷心。夫樞密者號本兵之地。號令節制天下之諸將者也。今殿廷立班。管軍傲然居前。樞密甘心其後。而不自以為耻。事勢倒置如此。不奉行其意旨者。幾希。其能節制號令之耶。又其子弟親戚咸盜清要之職。臺諫有論列之者。朝廷必委曲庇護。俾其言卒不得行。昔唐人將管崇嗣背闕語笑。李勉劾其不恭。肅宗謂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李祐有入恭

縛吳元濟之功。違詔進馬。溫造正衙抨劾。祐自謂膽落於溫御史。今臺諫言及侍從大臣。隨即罷斥。而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其何以為國耶。不獨此也。若清資橫加於贈伍。高爵濫及於醫門。諸軍置承受福威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城置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諂。內外將帥剝下賂上。結怨於三軍。道路之間。捕人為卒。結怨於百姓。皆非治世事也。陛下自揔攬以來。聖政不可勝紀。如前日竄逐猾闖。天下尤服陛下之英斷。惟此數事。臣所謂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可不深懲而痛革之耶。臣願陛下慨然發憤。斷自宸衷。杜邪枉之門。塞僥倖之路。鑒漢唐之禍。而斥近習。懲齊魯之患。而抑強臣。不惟尊嚴朝廷。亦所以保全此類。不然。臣恐太阿倒持。日甚一日。天下之憂。不特在夷狄而已。此臣所以不避斧鉞之誅。為陛下痛哭流涕言之也。

秘書省正字洪遵乞塞僥倖劄子曰臣聞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
哉王者代天爵人尤所宜慎然害政之大者莫急於徵幸徵幸之路不
塞雖善為國者有所不能措手矣使徵幸之路塞則士絕奔競名器重
矣恭仰陛下以上聖之姿勵精圖治日與二三大臣核考名實未嘗
輒以一官虛授非材故雖既出之詔令已命之爵秩諫官御史有一
言其未當則寢之不疑誠得致治之綱領矣臣誠不佞尚慮或不自
重枉已冒進致陛下名器有假人之嫌此臣夙夜私憂過計而不能
自已唐蔣伸嘗為宣宗言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徵幸宣宗驚曰如此
則亂矣申曰亂則未亂但徵幸多亂亦非難宣宗稱為名言臣區區
之愚惟陛下回聰明之聽一采蔣伸之言使治體烜赫超出五三之
上知唐宣宗何足為陛下道哉
孝宗隆興中起居郎胡銓進故事曰唐上元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勅

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十三銖四品服深緋金帶十銖六品
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九銖八品服綠九品深青並鍮石帶八
銖庶人服黃銅鐵帶六銖景雲二年太和六年並同開元二年三品
以上帶飾以玉四品以上帶飾以金五品以上帶飾以銀與上元元
年小異

臣謹按周世宗嗣位命衛士習射苑中馬仁瑀善射彎弓二百
斤弓力最勁所發多中獨賜錦袍銀帶開寶二年太祖皇帝親
征太原李漢超為北面行營都監其子守恩從父在軍中會契
丹遣兵援河東衆至定州西嘉山將入土門守恩領牙兵數千
與戰敗之斬首三千級隨漢超見行在賜戎服金帶夫六品七
品帶飾以銀唐制也馬仁瑀為得之以其善射也四品五品
帶飾以金亦唐制也李守恩為而得之以其善戰也且一帶

何足道哉。而古之有天下者。必區區謹守其制。不輕以與人者。得不以礪世磨銳之具有在此耶。夫惟善射者乃得之。不善射者不得焉。則人莫不勸而進乎射矣。善戰者乃得之。不善戰者不得焉。則人莫不勸而勇於戰矣。假如善射者得之。不善射者亦得焉。則人莫不解體而怠於射矣。曰。僥倖者可以得之。吾何以射為哉。善戰者得之。不善戰者亦得焉。則人莫不解體而賤於戰矣。曰。僥倖者可以得之。吾何以戰為哉。欲求礪世磨銳之術。盡於此而已矣。今也與之甚輕。得之甚易。與之也輕。則夫人與之。而人不以上之賜為重。得之也易。則夫人而待之。而人不以受上之賜為貴。如此則礪世磨銳之具。遂為虛文。人主之柄廢矣。臣願陛下愛惜名器。必若世宗。非善射者不與焉。必法太祖。非善戰者不與焉。則人知貴上之賜。得者以為榮。而不得

者有所勸矣。若果行是道。臣見南山之竹。不足紀。陛下之盛德矣。磨崖之石。不足頌。陛下之偉績矣。陛下其無以為狂而幸聽之。

淳熙二年。數文閣待制周必大上奏曰。臣聞爵祿以取富貴。在乎虛實之相參。服飾以定尊卑。在乎輕重之相權。三代兩漢。遠矣。近而可稽者。莫若有唐。按唐之命秩有四。曰職事官。曰散官。曰勳官。曰爵號。惟職事官居其位。食其祿。餘則別資蔭。辨章綬而已。是謂虛實之相參。又按車服志。緋為四品之服。五品則淺青。緋為六品之服。七品則淺綠。深青為八品之服。九品則淺青。流外及庶人。又以黃別之。其帶鈿名數。皆有等差。是謂輕重之相權。雖然。莫實而棄虛。莫重而捨輕。天下之常情也。有道於此。使其出無窮。其用不偏。則繫乎上之人。所以處之何如。爾。觀德宗嘗欲以散試官賞獻瓜果者。陸贄力言不若賜

以錢帛。則人不失利。國不失權。故當時皆以空名為貴。宣宗時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皆以緋紫為榮。然則守此以為公器。操此以為大柄。固有天下國家者之急先務也。本朝自元豐間盡罷文武散官。政和以來。又罷文武勳官。惟爵號僅存。而與否多出吏手。是以人不之貴。所謂賞格唯寄祿官及貼職。通郡而已。一有微效。例加遷授。徒捐實利。悉廢虛名。往往勤勞之士未勸。而僥倖之心先啓。非所以馭富貴也。文臣中大夫與通直郎之有年勞者。班秩固遠矣。而同服一色之緋。郎請郎任大卿監與諸州助教百司胥長流品固殊矣。而同服一色之綠。武臣正使帶遷都而為知州。鈐轄路分者。其視修武郎監當固有關矣。而佩服無別。從義郎而下。或為將領兵官。或任場務城寨。視州縣丞。差固異轍矣。而等威無辨。蓋由三代冠冕不可施於常服。兩漢印綬又難一旦復

行。歷代以來。日趨簡便。因循混淆。乃至於此。非所以定尊卑也。臣願陛下深詔有司。博加討論。縱未能盡如古法。猶當畧用唐制。虛實相參。輕重相權。使官秩不冗而善者勵。命服有章而能者勉。其於總覈之政。不為無補。

必大為參知政事時。又上奏曰。臣竊見著作郎佐郎各二人。雖有定員。紹興以來。未嘗官備。蓋以職任清高。實為左右史之儲。惟真才實能。乃可處之。近來館職多未歷監司郡守。既不可為郎。往往直遷卿監。其用既驟。尤不當泛泛而進。茲者著作郎宇文子震。帶本職出為淮東總領。見今郎佐已有三員。自不為少。正宜虛位以待奇士。緣近歲士風奔競。遇有一闕。即干求騰那。失涵養之本指。況今在館之人。並非久次。姑命安職。少厚士風。有何不可。先事而言。少裨聖主。作成人才。愛惜爵秩之意。臣之職也。冒昧密陳。仰乞睿照。

寧宗時著作郎任伯起上奏曰。爵祿所以屬世。名器不可假人。蓋高
官重祿。苟加於無功。則能者怠。施於疏屬。則近者怨。若是而曰廣親
親之恩。豈不戾乎。竊見南班官有十年一轉者。固常法也。而宗室至
觀察使以上。則具奏聽旨。蓋官卑者可以令其叙進。故立十年之限。
若觀察使以上。則官穹祿厚。雖歷十年。其所以予之也。必有其說。或
居近親。或長屬籍。或著賢行。或有勞能。必令臨時取自聖斷。其降旨
也。又必曰有某勞。係某親理。宜優異而後予之。非可以按閣簿。若執
左券而攫取也。立法之意。可謂善矣。今多能以族屬。則僅綴袒免。以
行能。則初無可稱。以在班。則免奉朝請。官至廉車。亦已過矣。進狀陳
詞。必欲陞轉。其所引例。皆非其倫。而族屬一等。在多字行。亦未有轉
至是官者。况承宣秩。亞旄鉞。昔之節度留後也。祿廩之豐。非他官比。
若巧計求請。而得之。在多能。幸矣。如朝廷之紀綱。何仰惟陛下自臨。

御以來。遵列聖之宏規。示大公於群辟。實愛天官。惟善是授。豈肯無
名。遽加異數。雖臣之愚。必知其非出於聖意也。故敢冒昧縷縷言之。
照得大中祥符詔在班及十八年者。具名取旨。至和熙寧始取章恩。
後及十年者。皆出特恩。不為永例。非限有司考績之法。是乃國朝會
要明文。尤足以見祖宗朝未嘗輕畀也。臣愚欲望聖慈。將多能乞轉
官。依奏旨。揮特賜寢罷。以塞僥倖之原。莫此為大。天下幸甚。

伯起又上奏曰。臣聞天下之事。有若甚微。而所當深絕者。僥倖之門
是也。蓋王者之政。有常。小人之。心無厭。苟一人得其妄求。則效之者
踵至。名器僭濫。可不謹乎。夫醫官之遷進有序。成法具在。苟增秩無
名。倖門一啓。他日瀆煩聖聽。可勝計哉。昔者恭聞真宗皇帝朝。醫官
趙自化嘗有干請。真宗以自化居太醫之長。不當復有請求。令樞密
院召自化戒之。又聞高宗皇帝朝。嘗有求為診御脉者。即命罷內宿。

以為妄亂干請之戒。兩朝聖訓炳如日星。仰惟皇帝陛下更化以來。恪守成憲。日益加謹。裁抑濫恩。未嘗妄予一官。天下欽戴陛下之公。追配祖宗之盛。以故亦莫敢有犯分干謁者。今茲忽聞內批之命。莫不以為駭。蓋王師尹者。初無勞效之可言。若只云應奉有勞。則凡以伎術充職者。皆在應奉之列。豈不視效干請。以冀僥倖之得。竊恐爵賞之濫。或自此始。欲望聖慈。特回宸聽。如王師尹果有勞效。加之賜予。是示上恩。所有轉官旨。揮特賜寢罷。以重命令。以謹名器。以昭至公於天下。臣不勝幸甚。

伯起又上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法也。况成命已行。具孚衆聽。若以一人萌僥倖之心。得遂其求請之私。則紛紛靡止。將何恃以為紀綱乎。夫右階之轉官。有止法之拘。此蓋成法之一定。比者實訓會要成書。恭觀明詔。提舉諸司。承受各轉一官。內礙止法。人許回授。此又逆

命之昭然。今來忽准內批。鄧彭年特與轉行遙郡。仰惟懋賞之行。非止一彭年也。今獨求內批。踰越條制。不惟欲轉階官。又欲轉行遙郡。其輕視陛下法令若此。使其僥倖得行。則一定之法。由是而遂廢。其餘沾賞者。又將援是以為例。豈陛下謹命令。惜名器之意。雖臣之愚。亦知陛下必不為一人而廢祖宗之法。棄已行之令也。竊意彭年必姑以是為嘗試之計。謂陛下終不加之罪。故敢妄冒若此。臣愚欲望聖慈。將彭年轉遙郡旨。揮特賜寢罷。如曾為承受。應格合行轉官。只令依條回授。庶幾群聽不駭。而倖門可塞。誠非小補也。

理宗淳祐中。安南國王陳日照傳位其子。求封太上國王。下省官議。祕書省正字歐陽守道議曰。太上者。漢高帝以尊其父。累朝未有改。若賜詔書稱太上國王。非便。南越尉佗嘗自稱蠻夷大長老。正南夷事也。禮方伯自稱曰天子之老。大夫致仕曰老。自稱亦曰老。自蠻

夷言之則有尉佗之故事。自中國言之亦方伯致仕者之常稱。漢亦有光上單于之號。易太以老無損。或去上字存其太字。太王則有古公。三公三少。太宰少宰。太所以別於少也。謂父為太。則子為少矣。太以尊言。則太后太妃。太子太孫。以卑言。則太宰太卜。太祝。樂太師。太固上下所通用也。

侍御史鄭寀疏言。比年以來。舊章寢廢。外而諸閫。不問勲勞之有無。而爵秩皆得以例遷。內而侍從。不問才業之優劣。而職位皆可以例進。執政之歸休田里者。與之貼職可也。而凡補外者。皆授之矣。故自公侯以至節度。有同序補。自書殿以至祕閣。錯立周行。名器之輕。莫此為甚。無功者受賞。則何以旌有功之士。有罪者假寵。則何以服無罪之人。矧事變無窮。而名器有限。使名器常重於上。則人心不敢輕視於下。非才而罔功者。不得覲幸於其間。則負慷慨之氣。懷功名之

願者。陛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

徐元杰上奏曰。臣聞慶賞刑威。曰君。君人制命而為義。紀綱所在。凜不可渝。為人臣子。能致其身。職分然也。生殺予奪。惟上之命。利害亦何可以自擇哉。自一命而上。食君之祿者。皆當惟君命是聽。况於高爵穹位。出而任國邊寄之重。胡可貪愛其身。遂計它日之去就。無王命而私相授受。恬不以為恠。此有識無識。所以痛哭流涕而不容一朝居者也。臣切觀前日。兼給事中趙希堅。繳奏邊臣李曾伯褒寵恩數。及闕。李曾伯之奏。已擅分職事。付之張芋田文虎。欲輕自脫去。臣不勝驚愕。曾伯早以才而自負。為聖主之見知。凡前此備禦功過之半。陛下略其過而錄其功。已至文昌八座。為曾伯者。食息念此。其將何以自誓。仰報天地罔極之恩。况聖政作新。事任因襲。曾伯控辭。雖屢。而陛下勉留孔切。錫賚恩狎。初何他嫌。大臣與之書問。絡繹所以

諭之究心。備禦者未嘗不懇懇惻惻。曾伯又何所疑而輕於擲印。一至于此乎。今陛下與大臣告諭深切。而曾伯輕舉妄動。以駭觀聽。又何為而不以賢臣之所以主爾忘身。國爾忘家者。終始自信乎。張等權漕運者也。田文虎。職監州者也。皆文臣之選也。皆知書之士也。無君者。臣子之大罪。春秋之所必誅。今曾伯無王命而私授之於二人。二人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曾伯。雖武臣稍知事體者。亦不敢如此。雖內地守令尋常被論而罷。未得省劄。亦當守待。必得命而後交印。今曾伯身當邊關兩道之重。蓋非小小事任也。何乃未之思乎。况張等田文虎皆擅攬印。但知有曾伯之為長。何不知陛下之為尊也。趙希堅封駁。高是怒典。胡為未蒙付出。因念邊任至重。陛下勉留再三。曾伯不當輕去。聖恩寬大。不以罪之。而又以恩數加之。此固足以見聖明深意之所在。殆如漢吳王不朝。而賜之以几杖。誠欲使曾伯愧

悔自反而後已。今聞曾伯亦頗省咎。仍欲引疾去。以此觀之。則前日希堅所駁。且與曾伯收還前項恩命。蓋知曾伯既動愧悔之心。必不敢受此非望之恩也。恩數既不敢受。前日已付印于二臣矣。今茲尤當分明使之收回。以任職事。臣於此欲望聖慈。亟從學士降詔。諭曾伯以人道至大之綱常。不得輕為去就。以徇物情。以弛邊備。所有田文虎張等既不曾準朝廷指揮。輒自交管牌印之類。併乞如希堅所陳。重與追斥施行。如是。則尚可整頓。凡任邊寄者。必不至轉相效尤。吾國猶可以自立於天地矣。

洪舜俞進故事曰。唐貞元中。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遂節度使劉士寧。上聞之。使問陸贄。贄上奏。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須審之謹之。上復謂贄曰。今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令萬榮知留後。贄復上奏曰。美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

唯在所置。置之夷地則平。才如負馬唯在所授。踰其方則跽。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若使傾奪之徒復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徒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上不從。竟以萬紫為留後。

臣聞名分者。天下之大閑。植之則治。隳之則亂。唐自天寶以宴安兆釁。君失其尊。肅宗復國。宜思挈皇綱於既墜。扶大分於寢隳。乃就平盧軍中察所欲立者。授以旄節。自此展置之權在軍士。而姑息之弊開。至代宗專事姑息。僅止羈縻。德宗加甚焉。李萬榮逐劉士寧。而自總宣武。陸贄以傾奪長亂為諫。曾莫之聽。夫姑息者。凌夷之本。姑且也。息止也。苟圖一時之靜。急求目前之好。而莫計其窮。是以強藩悍將。敗國事者。不敢問。冒國禁者。不敢討。屈情抑勢。俯而就之。以順適其意。所也。必從。所請必獲。

倨傲僭竊。莫知稟承。始則節度不知有朝廷。及則將校不知有節度。更相睥睨。見便則奪。犯上者必好亂。德宗亦安能禁萬紫之自為留後乎。然後當時君德脩明。朝綱振肅。不以猜忌疎臣下。不以聚斂苦民生。禁兵非市井之富兒。軍政非宮庭之嬖倖。以至在列皆陸贄而非盧杞。皆李泌而非張延實。則朝廷之勢重於九鼎。藩鎮安得而輕視之。藩鎮之敢於干名犯分。朝廷輕故也。自昔安有朝廷輕於上。廉傾級圯。而能措大器於安者哉。

度宗咸淳三年。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劉黻上論。內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室內。批命令帝王之權。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觀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

指揮煩數。今日內批。明日內批。邸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半。竊為
陛下惜之。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
者。蓋以命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出而復有納焉。祖
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袖
以進。呈。英宗悚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為官
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
即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為恩。緣情起事。以義制。其某事嘗
行。某事當息。具有條貫。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務。於公論者。許令
執奏。顧不聽歟。

金宣宗興定間。徐州行樞密院參議官粘葛全。同上。章言。惟名與器
不可假人。自古帝王。靡不為重。今之金銀牌。即古節節也。其上有太
祖御書。往年得佩者甚難。兵興以來。授予頗濫。市道。黃白相望。

恐非所以示信於下也。之實情。御史中丞李英。奏言。名器不可以假人。上恩以難得為貴。比來釀
用賞。實駭聞聽。帑藏不足。惟恃爵命。今又輕之。何以使人。伏見蘭州
西關堡將王狗兒。向以微勞。既蒙甄錄。頃者堅守關城。誘殺賊使。論
其忠節。誠有可嘉。若官之五品。命以一州。亦無負矣。急於勸獎。遂擢
節鉞。加階二品。賜以國姓。若取蘭州。又將何以待之。陝州名將項背
相望。曹記僧包長壽。東永昌徒。單醜兒郭祿太。皆其著者。狗兒藐然
賤卒。一朝處衆人之右。為統領之官。恐衆望不厭。難得其死力也。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道真無迹。幹衆有之。樞機神用無方。
鼓群生於橐籥。無寔統有。有盡關無。無者道之體也。有者名之分也。
是以下民澆弊。亦存天地之先。上古鴻龐。即在乾坤之末。及乎一元
洪化。萬象爰分。動植林林。榮枯滾滾。達人之所大受。中下之所甚迷。

體用雙全。嗚呼大矣。夫首體髮膚。榮衛骨肉。口鼻耳目。心意性情。莫不昭乎其可知。冥乎其易辨。然而吾身果安在邪。故曰無也。豈惟身哉。大而天地。小而塵芥。亦皆如是。故混之為一物。貫之為一理。止之為一心。齊之為一槩。儒者謂之無。老者謂之虛。釋者謂之空。其實一也。惜乎蒸民好德。日用不知。是以聖人立茲名教。太極之理分而為五。曰木火土金水。五行一太極。而本無其極。但以有名名之也。大道之體分而為五。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一大道。而本無其道。亦以有名名之也。道即太極也。有名皆道也。非有名不足以定蒸民之心。非有名不足以立蒸民之極。昧全理而執偏迹者。皆異端之流。有上達而無下學者。皆亂人之類。故名教之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此名教之源也。由是言之。天下者皇天

之天下也。人君者皇天之子也。天子之職。代天理物。溥覆在下。執一機而庶彙咸興。出一言而兆人聳聽。方其神威高駕。大造旁馳。風雲不可喻其迅。鬼神不能耀其靈。賁育不敢程其勇。聖愚莫不稟其命者。何哉。皆由名分以制御之也。名以分而後彰。分須名而可辨。有名無分。謂之虛名。有分無名。亦為虛分。此名分所以若形影之未嘗相離也。今聖朝官分九品。職治四民。正名之政。亦已先矣。正分之事。亦已行矣。欽惟陛下。繼天開統。光祖承基。願使愚臣。載陳常道。夫五典之教。父子有親也。君臣有義也。夫婦有別也。長幼有序也。朋友有信也。夫五等之服。一曰斬衰之服。二曰齊衰之服。三曰大功之服。四曰小功之服。五曰總麻之服。斯皆人紀之當然。天秩之大節。禮經昭立。邦典常行。臣竊恐方今。上自王公大人。下及諸色士庶。猶未有能悉其制者。伏望陛下。令有司大昭儀則。爰定徽猷。使內外諸色士庶。皆

習其義備探其真亦不須泥瑣碎之煩文庶可無聖賢之大體如是則尊者盡臨制之道卑者傾承奉之心上下相共大小皆定更望陛下無分者且惜其名無名者弗許其器蓋名以立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故也如是則名分先正而政事無不正者矣。

天麟又上策曰臣聞方圓並轉則圓者易流邪正同行則正人多滯方正有大夫之志圓邪皆妾婦之倫言至於斯無招怙悵得其綱則一舉而衆紀皆從雍其流則竭力而病源常在是以無思也無為也暫煩於立法之時慎守之勉行之專逸於法成之後因而見效易以收功我國家設官分職以來政迹彬彬寔成文化比屋有遜生之樂敷天無失所之人凡以得人故也自至元十四年新破宋區權臣行海放之法使負販屠沽之輩咸獲厥役之才或受皇宣或膺勅劄填街塞市車載斗量望江繼而去者皆懷劫掠之心既聞廣而官者罕

有公清之德行臺在上而不能禁按察嚴令而不能絕豈非瘡痍之地生蚊蚋之蟲牛羊之群縱豺狼之獸哉及乎考滿申上移除貪功者不知紀極益思營取而甘官變方懼險者已致不賞寧降等級而還官腹內於是東西南北濫于交行漢劍未加朱雲暗嘆十餘年間選法大壞或者以比齊鷹開府衛鶴乘軒臣猶以為未也夫鷹鶴雖禽鳥而豈嘗害民也哉近年以來舊弊猶有存者仰賴聖朝之福賢相之力下皆稱職但恐病源未塞當立法以防之臣以為選用之法莫貴於德莫急於才才德兼全者大丈夫也德勝才者君子也才勝德者豪英也有德無才者淳士也有才無德者小人也才德兼無者愚人也故明明德於天下者淳士以上四德皆所當用也小人愚人皆所當棄也於是辨三德分而為九科簡八才分而為二十六等所謂三德九科者一曰正直之三科直而溫也亂而敬也覆而毅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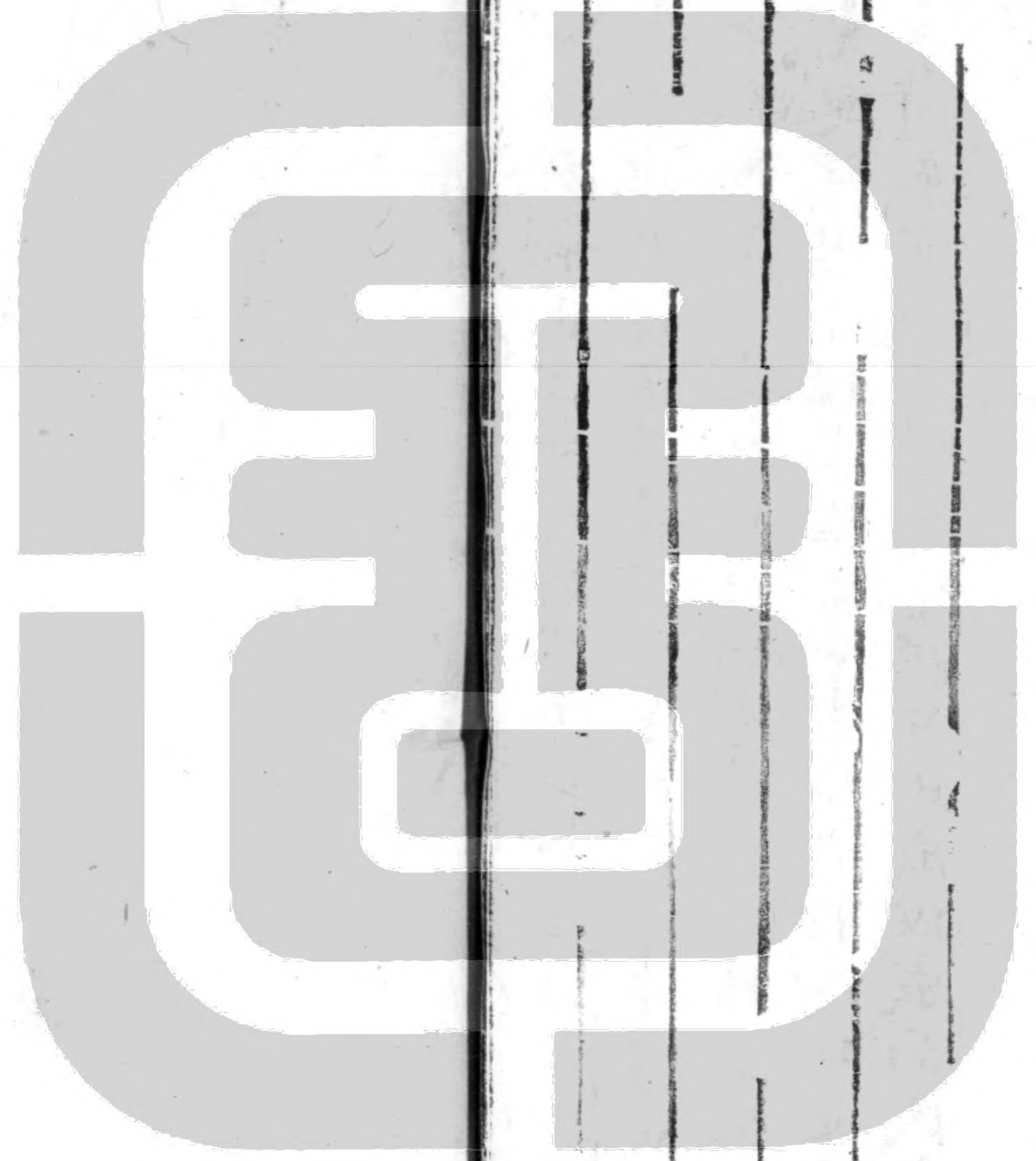
曰剛德之三科。剛而塞也。強而毅也。簡而廉也。三曰柔德之三科。柔而正也。愿而恭也。寬而栗也。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臯陶告舜。詳具虞書。所謂八才二十六等者。一曰贊化之才三等。文史也。禮官也。樂官也。二曰銓選之才三等。知人也。敬賢也。考校也。三曰風憲之才二等。糾察也。廉訪也。四曰戎事之才六等。宿衛也。籌計也。督領也。鎮防也。屯田也。芻養也。五曰政事之才四等。使臣也。決斷也。農桑也。置役也。六曰監守之才二等。閔津也。營造也。七曰錢穀之才二等。明利也。筭數也。八曰方術之才四等。僧官也。道官也。醫官也。陰陽也。八才之等。以德為基。臣又以太陽下照。恩賜雲來。有當賞者。寧多賜錢幣。而名器不可以假人也。伏以方今俳優之戲具。見喜之庸人。間有腰金節衣紫服者。竊恐臣下或有勤勞將士。或有當賞而覆盆難照者。聞斯事。則不能不咨悵悵之心。而解其體焉。馬周所以恥駟。堅昌子鳴。

玉曳履。同立於朝。而上疏以諫。文皇也。伏望陛下以三德九科八才二十六等之說明論。選曹使之從事於斯。凡未嘗進而初進者。據此法而置之於所宜之方。凡已進而考滿當流轉者。據此法而就改於當然之地。更望陛下惜名器之重。勿以假於人。如是而行之。何患弊之不革乎。何患官之不稱乎。官稱而政成。政成而民安。民安而國慶矣。

順帝至正末。朝命除鄭玉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淳海徵之。玉辭疾不起。而為表以進曰。名爵者。祖宗之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與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酒與幣。臣不敢辭也。

Handwritten text in a vertical column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Main body of handwritten text in a vertical column, contained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The text is dense and appears to be a list or a detailed record.



Blank page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spread, showing signs of age and wear.

